成大中文學報 第六十六期 2019年9月 頁 233-278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

卓蘭鎮客家方言小稱詞之形成與變異研究

鄭明中*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卓蘭鎮客家方言小稱詞的形成與變異,透過 174 個單音節詞根語素調查卓蘭大埔、饒平、海陸、四縣、苗栗四縣、竹東海陸、東勢大埔等客語腔調,每個腔調選取三名六十歲以上的發音人。調查結果如下:第一,除卓蘭四縣腔外,卓蘭鎮其他客語腔調都受到東勢大埔腔的影響,小稱詞形成方式已向東勢大埔腔靠攏。第二,卓蘭饒平腔及卓蘭海陸腔與桃園/新竹饒平腔及竹東海陸腔在小稱詞形成方式上已完全不同。前兩者以單音節詞根語素兼帶[24]小稱調來形成小稱詞,後兩者則以後接小稱詞綴來形成小稱詞。第三,本研究亦利用地理語言學中「波傳論」與「洪水論」解釋東勢大埔腔「由南向北」的語言漸層擴散。最後,本研究回顧臺中地區開發史與移民史,從旁證明大埔客家話過去曾是臺灣中部最強勢的客語。

關鍵詞:客家話、小稱詞、卓蘭、大埔、東勢

^{*} 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教授。

A Study of the Formation and Variation of the Diminutives in Zhuolan Hakka Varieties

Cheng, Ming-Chung Professor, Institute of Hakka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National United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formation and variation of the diminutives in Zhuolan Hakka and compare the results with those in Miaoli, Chudong and Dongshi Hakka varieties. This study utilized a fieldwork survey method, adopted 174 monosyllabic words as testing materials and chose three elders over sixty from each Hakka variety as speech informants. The survey results of this study were stated in the following. First, exclusive of Zhuolan Sixian Hakka, other Hakka varieties in Zhuolan Township have been greatly influenced by Dongshi Hakka in the ways of diminutive formation. Second, concerning the ways of diminutive formation, Zhuolan Raoping Hakka and Zhuolan Hailu Hakka differ from Taoyuan/Hsinchu Raoping Hakka and Chudong Hailu Hakka. The former two form their diminutives by monosyllabic words with a [24] rising diminutive tone; the latter two still use suffixes to form diminutives. Third, this study used "wave theory" and "flood theory" in geolinguistics to explicate the south-to-north gradual diffusion of Dongshi Hakka into Zhuolan area. Eventually, by 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 and immigration history of central Taichung, this study evidenced that Dapu Hakka was once ever the strongest language in central Taichung in the past two to three hundred years.

Keywords: Hakka, Diminutive, Zhuolan, Dapu, Dongshi

卓蘭鎮客家方言小稱詞之形成與變異研究*

鄭明中

一、前言

卓蘭鎮地處苗栗縣東南端,位於大安溪中游北岸谷地,三面環山,整體地勢由東北向西南傾斜,西南面為大安溪河岸沖積平原,地形平坦開闊,為典型的畚箕型地形(詹連昌,2014:195),大安溪及其支流老庄溪從盆地中穿越,是本區人口聚集的精華地帶,也是早期最早形成聚落之處。卓蘭鎮面積不大,人口不多,依據卓蘭鎮公所公布的數據,卓蘭鎮面積為76.331平方公里,人口數約一萬八千餘人,其中四分之三是客家人,其次是閩南人,另亦有為數不多的原住民。卓蘭鎮分為11個里行政區,如圖1所示,其中老庄里是卓蘭鎮最早開發之處。

卓蘭鎮客家話腔調種類繁多,因此說它是全臺灣語言最為複雜之處應不為過,這也形成卓蘭鎮的一項特色(呂晶晶,2014:787),居住於此地的中年以上客家人大多是「多語通」,精通當地各種方言,但換個角度思考,其母語當然也受到不同方言的影響,母語流失問題相當嚴重,年輕一輩尤甚(徐貴榮,2013)。為何一個僅占苗栗縣總面積 4.18%的卓蘭鎮(詹連昌,2014:195)會有這麼多元的客家方言存在

^{*}本文為 105 年度客家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卓蘭鎮客家方言小稱詞與苗栗四縣、竹東海陸、東勢大埔客家話小稱詞之比較研究」的部分成果(補助編號:105-03-10)。研究者首先要感謝參與本研究的 21 位發音人所給予的協助,同時也要感謝國立清華大學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博士生張月珍同學協助本研究田調前的準備工作及田調後的資料整理。本文初稿曾於北京語言大學舉辦之「第二十四屆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學術年會(IACL-24)」、客家委員會於國立屏東大學舉辦之「105 年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聯合成果發表會」,及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與新生醫專合辦之「2018 第九屆客家文化傳承與發展學術研討會」上宣讀。研究者要感謝張屏生、邱湘雲、江俊龍、徐貴榮等教授在本文初稿宣讀時提供寶貴意見。最後,研究者更要向兩位匿名審查人致上最深的謝忱,他們詳閱全文,提出許多修正意見,使本文在結構、行文、內容與觀點上能更臻完善。文中若再有誤,文責由研究者自負。

呢?這個問題必須從卓蘭地區的開發史來尋求答案。



圖 1 卓蘭鎮行政區 (資料來源:林文進,1996:1)

卓蘭正式成為一個行政區始於大正9年(1920),在漢人進入開發之前,這個地區原為泰雅族北勢群(生番)及巴宰族岸裡社(熟番)的活動範圍。卓蘭地區的開發始於清代初期,當時來自廣東省不同原鄉(如饒平縣、大埔縣等)的客家人由舊稱「東勢角」(即今之東勢)越過大安溪來到卓蘭地區進行開墾,開墾初期極為艱辛,必須與當地原居民爭奪耕地與水源,更時而引起漢民族與原住民族之間的大規模衝突,最後於清光緒年間,官方勢力的強勢介入才完全平定漢原之間的衝突,從此原住民族(泰雅族)遷入深山,卓蘭地區盡為漢人生活領域(楊宗穆,2001;施添福,2004;陳運棟,2014)。卓蘭地處臺灣中部內山深處,森林資源豐富且多樣(尤其是樟腦),因此伐木業相當興盛,不論是清領或日治時期,官方均設立特定機構來負責管理開採業務,並從臺灣各地大量招募人員,此時便有大量的客家二次移民到來。例如,有從苗栗市、公館鄉、大湖鄉移入的四縣客,有從新竹縣移入的海陸客,有從彰化縣員林、竹塘、永靖等地移入的饒平客,有從臺中市東勢、石岡移入的大埔客。因此,在一個小小的卓蘭鎮內才會有如此多元的客家族群存在,講著這麼多元的客家方言。此外,卓蘭的客家話也受到國語、閩南語、日語非常顯著的影響(涂春景,1998:344-347;徐瑞珠,2005),這個地方無疑是研究語言接觸的最佳場域。

雖然卓蘭鎮內有著這麼多元的客家族群存在,說著這麼多元的客家方言,但若

與大量的開發史記錄相比,卓蘭地區的客家話研究始終未獲重視。早期有關卓蘭客家話的描寫僅見於少量的文獻記錄,例如黃基正(1969)。1990年代中期以後,相關調查才逐漸增多,如涂春景(1998)、徐瑞珠(2005)、彭美慈(2007)、張屏生(2010)、徐嘉駿(2012)、陳運棟(2014)等,但若與臺灣其他地方的客家話調查研究相比,深度與強度仍屬極度不足。涂春景(1998)是針對卓蘭鎮境內客家方言做過最早且最完整的調查,他調查卓蘭鎮13個方言點的客家方言聲韻調系統,並以《珠江三角洲方言詞匯對照》(詹伯慧、張日昇,1988)的體例為依據,同時參考羅肇錦(1988)《客語語法》與呂嵩雁(1993)《臺灣饒平方言》所收錄的詞彙,選取960個國語詞彙作為調查字表,每個方言點均選取一位發音人作為代表。1該書同時也說明各個客家族群在卓蘭鎮的主要分布區域:

鎮內市區的老庄、上新兩里,聚居著早年來此墾荒的廣東饒平人詹家之子孫, 他們中年以上者家居仍多使用客家饒平話。上新里郊區有一食水坑聚落,位 於半山腰的十八股,約有一二十戶來自新竹一帶的二次移民,他們居家亦仍 以祖語客家海陸話交談。至於聚落山區草寮、大坪林、雙連潭、眾山、瀝西 坪及大安溪上游的白布帆、東盛一帶,則地接大湖鄉的四縣客家話區,又多 屬四縣客的二次移民,所以居民於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客語四縣話。其餘市 區的中街、新榮、新厝還有市郊的豐田、苗豐、內灣等里,平常講的是另外 一種客話,我姑且稱其為卓蘭腔。這麼豐富的客家次方言,在這純樸的小鎮 裡並存,十分可貴 (涂春景,1998:1)。2

以上的分布區描寫亦成為往後與卓蘭客家話相關研究的論述依據,例如羅肇錦(2000,2007)、蔡佩芸(2001)、徐瑞珠(2005)、彭美慈(2007)等。雖然涂春景

¹ 這 13 個方言點分別為景山(草寮)、坪林(大坪林)、雙連(雙連潭)、象山(眾山)、上新里(食水坑)、老庄里(老庄)、中街里(中街)、內灣、東盛、白布帆、豐田里(埔尾)、苗豐里(水尾)及西坪里(瀝西坪)。

² 涂春景(1998:1)將老庄里、上新里歸為饒平客家話區,但該書對於上新里的調查記錄(特別是單字調)顯示,上新里實為海陸客家話區,其記錄的地區為食水坑聚落,這也是本研究卓蘭海陸客家話的調查點。此外,呂嵩雁(1993)《臺灣饒平方言》是第一本針對臺灣饒平客家話進行全面性調查的碩士論文,他當時調查五處饒平客家話的方言點,包括桃園縣中壢市過嶺里、新竹縣竹北市六家鹿場里與中興里、新竹縣芎林鄉紙寮窩、苗栗縣卓蘭鎮老庄里、以及臺中縣東勢鎮福隆里。

(1998)《苗栗卓蘭客家方言詞彙對照》為卓蘭客家方言整理出寶貴的調查資料,但該書採用一般性詞語作為調查依據,對於一些專門性的研究議題幫助有限。例如,本研究欲調查卓蘭鎮客家方言小稱詞(綴/調)的形成與變異,然涂春景(1998)對於這個議題的調查就相當有限,難以從中窺看出卓蘭鎮客家方言小稱詞(綴/調)的形成與變異,本研究將在下一節回顧相關文獻,並明確指出研究議題。

二、卓蘭鎮客家方言小稱詞之相關文獻回顧

本節將回顧與卓蘭鎮客家方言小稱詞的相關文獻,但在回顧前,首先說明一下「小稱詞」(diminutive)是什麼?小稱詞係用以指稱事物較小或數量較少者,漢語方言都有小稱詞,它是漢語方言研究中一項重要的形態構詞議題(趙冬梅,2002)。每個方言會後接不同的小稱詞綴或利用不同的形態變化來形成小稱詞,例如閩南語用「囝」綴、粵語用「仔」綴、普通話用「子、兒」綴、梅縣客家話用[e³¹]綴等。³有些漢語方言則採取變韻或變調或兩者疊加的方式來形成小稱詞。例如,廣州話裡就有[35/55]兩個小稱調(麥耘,1990,1995),而利用小稱調來形成小稱詞的例子也廣見於吳語、徽語、贛語、粤北土話等(曹志紜,2001;錢惠英,1991;莊初昇,2004;邵慧君,2005)。臺灣部分客家話也會採用小稱調來形成小稱詞,例如桃園新屋海陸客家話形成小稱詞的方式之一即是使用[25/55]小稱調(賴文英,2008:135-136;賴文英,2010b)。其中最具特色的就屬東勢客家話中出現於陰平調字與部分陽平調字的特殊[35]小稱調,這個議題也吸引最多研究關注。4至於東勢客家話其他調

³ 漢語方言小稱詞的形成方式約略可以分成三種:詞綴(拼合)式、詞尾(化合)式與變音式。臺灣客家話小稱詞的形成以詞綴式與變音(調)式為主,前者又比後者多。

⁴ 關於東勢客家話特殊[35]小稱調,在較早期的文獻裡,由於當時對這個特殊變調的來源、性質與功能還不甚瞭解,所以此調便有不同的稱呼,如「超陰平」或「第九調」(董忠司,1994;張屏生,1999)與「新平調」(羅肇錦,1997)。隨後逐漸開始有專門性研究探討東勢客家話[35]小稱調的來源、性質與功能,例如江敏華(1998)、江俊龍(1996,2003,2006)、劉英享(1999)、曹逢甫、李一芬(2005)、吳中杰(2009)、賴文英(2010a)、蘇軒正(2010)等。除江俊龍(2003)主張「小稱調構詞說」外,

類字,均以單音節詞根語素且未帶小稱調的形態出現,此時所代表的功能是「總稱、泛稱」而非「小稱」。

就語言功能而論,小稱詞的初始功能單純用以「指小、表少」(袁翠,2016)。然而,語言隨時間推移而產生改變,又因小稱詞在日常生活中極為常用,高頻使用又進一步加速語言變化,所以小稱詞的語法、語意、語用功能便進一步泛化、虛化。小稱詞的功能便延伸到用以指稱動植物的後代、區別詞性或語意、做為名詞或動詞化標記、或表示程度上的輕微、情感上的親密、輕蔑或厭惡等功能(Jurafsky,1996;錢曾怡,2002;雷容,2017;郭中,2018)。趙元任(1980:124-125)曾說到:「從語意上說來,指小稱尾『兒』最初是『小』的意思,慢慢的說話人用來指他認為小的東西,最後變成無義,只表示文法功能上的改變,而不一定改變原來詞根的意思。」曹逢甫(2006)研究具有小稱詞的幾個漢語方言(吳、徽、閩、湘、粤),並指出小稱詞所含蓋的語意、語法範疇具有極高的相似性,因此從語法化(grammaticalization)觀點總結小稱詞語法、語意、語用等功能由實到虛的演變歷程,如圖2所示,並以漢語鼻音尾/鼻化小稱詞(曹逢甫,2006)及閩語小稱詞(曹逢甫、劉秀雪,2001,2008)來具體說明小稱詞語法化歷程。

多數文獻主張「小稱詞綴脫落說」,東勢客家話[35]小稱調的形成係在小稱詞綴脫落前,與帶陰平調 [33]的詞根語素產生陰平變調[35]有關(即 $X^{33}+Y^{31}\to X^{35}$)。曹逢甫、李一芬(2005)提出八項理由具體反駁江俊龍(2003)的看法,並將「小稱詞綴脫落說」與「語法化」概念結合,更全面地解釋東勢客家話小稱調的形成。另外,江敏華(1998)與曹逢甫、李一芬(2005)均指出,東勢客家話中尚有一個[55]小稱調,其產生與去聲變調及小稱詞綴脫落有關(即 $X^{53}+Y^{31}\to X^{55}$)。然而,在共時平面上,[55]小稱調在東勢客家話裡卻幾乎看不到,因此江敏華(1998)提出了一條「去聲回歸律」,指出[55]小稱調是出現在一個看不到的中間變化階段,該調現在均已讀回[53]去聲本調。曹逢甫、李一芬(2005)對於這一條規律有所批評,並認為這是一條特設的規律。事實上,曹逢甫、李一芬(2005)也僅舉出四個目前唸讀為[55]小稱調的例字(均為形容詞或副詞),對於為何東勢客家話[55]小稱調幾乎完全消失而[35]小稱調仍然存在的原因卻依仍舊沒有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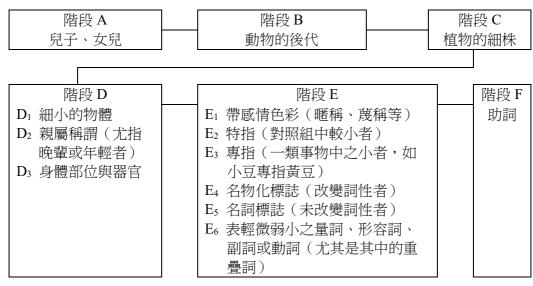


圖 2 小稱詞語法化歷程(曹逢甫、劉秀雪,2008:634)

在圖 2 的小稱詞演變歷程中,階段 E 特別需要注意,這個階段的小稱詞已經虛、泛化,與原始的「指小、表少」的功用已有相當大的差異,特別是 E4 和 E5。例如,四縣或海陸客家話動詞後接小稱詞綴[e³¹]或[ə⁵⁵]變成名詞,如梳子[sɨ²⁴ e³¹/sɨ⁵³ ə⁵⁵]、鋸子[ki⁵⁵ e³¹/ki¹¹ ə⁵⁵]、刨子[pʰau¹¹ e³¹/pʰau⁵⁵ ə⁵⁵]等,此即屬階段 E4 的小稱詞。再如,四縣或海陸客家話名詞後接小稱詞綴[e³¹]或[ə⁵⁵],像豆子[tʰeu⁵⁵ e³¹/tʰeu³³ ə⁵⁵]、凳子[tʰen⁵⁵ e³¹/tʰen¹¹ ə⁵⁵]、蚊子[mun²⁴ e³¹/mun⁵³ ə⁵⁵]等,小稱詞綴已經變為名詞標誌,整個小稱詞的功用已經轉變為表示事物的總稱或泛稱,但因形式上仍可見小稱詞綴,且在日常生活用語中大部分小稱詞綴不得省略,所以屬於階段 E5 的小稱詞。⁵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種情況下的小稱詞綴也是為了達到漢語詞彙雙音節化的要求。例如,四縣客家話中的粢粑[tçʰl¹ pa²⁴(e³¹)]、橡皮筋[su⁵⁵ nen⁵⁵(e³¹)]、泥鰍[fu¹¹ tçʰiu²⁴(e³¹)]等詞彙,因為原本就是兩個音節以上的詞彙,此時[e³¹]就可有可無。此外,黃雪貞(1992:

⁵ 這種情況也見於閩南語。閩南語的小稱詞綴本為「囝」[kiaŋ],但小稱詞綴由於經常使用,所以導致語音弱化、語意虛化、語用泛化,最後[kiaŋ]弱化到只剩下一個元音[a],整個演變的過程為: *[kian/ŋ]→[kiã/kã]→[iā/ā]→[ia/a]→[ɛ](曹逢甫、劉秀雪,2001:325)。例如,「牛 a、豬 a、狗 a」等小稱詞裡的[a]只是一個名詞標誌,這些詞的功能是代表該類事物的總稱,此時人們已經無法再辨識其小稱語意。此時若再有表示小稱的需求,則須在弱化的[a]之後再接「囝」[kiaŋ],例如「牛 a 囝、豬 a 囝、狗 a 囝」等,開啟小稱詞語法化輪迴,此時「囝」字重新獲得「表小」的語意。

284-286;1995)亦指出,小稱詞綴[e³¹]是梅縣客家話語音裡一個相當突出的特色,她同時舉出許多名詞、動詞、形容詞後接[e³¹]綴的例子來做說明,大多數用法相當於普通話的「兒」綴。

介紹完「小稱詞」的概念與功能後,現在回到卓蘭鎮客家方言小稱詞的議題。 如前所述,涂春景(1998)《苗栗卓蘭客家方言詞彙對照》一書並非專門針對小稱詞 的調查研究,因此這個議題便無法從該書中觀察出卓蘭鎮各個客家方言小稱詞(綴 /調)的形成與變異情形。不渦,根據涂春景(1998)的調查記錄,老庄里饒平客 家話的小稱後綴為「子[tsi³¹]」,例如[tʰu¹¹ tsi³¹](兔仔/子)、[tsʰet² tsi³¹](賊仔/子)、 $[ien^{55}tsi^{31}]$ (燕仔/子),卓蘭海陸客家話的小稱後綴則為 $[e^{55}]$ 。另外,涂春景(1998: 6-7) 在聲調部分也提及,饒平客家話與卓蘭客家話(即卓蘭大埔腔)的「雞[kie]、 獅[sɨ]、鶥[tiau]、蚊[mun]、蜂[pʰun]、柑[kam]、蓠[tsʰun]、惱[nau]」等單字詞分別帶 [24]或[25]調。涂春景(1998:347)指出,這些[24]與[25]調可能是受卓蘭大埔腔的 陰平變調影響而來,目大多出現在單詞或複詞的末尾,這些描寫正與東勢客家話[35] 小稱調的出現條件相同,東勢客家話陰平變調與小稱調的調值均為[35],因此歷來對 於東勢客家話[35]小稱調的探討大都與陰平變調相互連結。可見早在涂春景(1998) 調查時,東勢客家話在小稱調上就顯示出其影響力,只是沒有專門性調查來證實而 已。總體來說,涂春景(1998)所調查的小稱詞數量不多,難以對卓蘭鎮各個客家 方言的小稱詞(綴/調)的形成與演變做出明確論斷,且該書出版迄今已超過二十 年,過去這一段期間卓蘭當地客家方言的小稱詞(綴/調)的形成與變異情況如何 也無從得知,有待深入調查。

另一本針對卓蘭鎮客家方言進行調查的論文是徐瑞珠(2005)《苗栗卓蘭客家話研究》,她調查了卓蘭鎮四縣(坪林里)、海陸(上新里食水坑)、饒平(老庄里)、大埔(中街里)等客家話,饒平客家話選取二名發音人,其餘腔調各選取一名發音人。她調查卓蘭鎮內各個客家方言的聲韻調系統,且針對四千多條詞彙進行調查,最後透過調查結果比較這些客家方言的語音及詞彙使用上的特色與差異,同時也探討國語、閩南語與客語的相互接觸所產生的語言影響。徐瑞珠(2005:100-101)對

卓蘭鎮客家方言小稱詞(綴/調)做了簡單的歸納:「客家話各次方言有不同的唸法,也會引起不同的音變,分述如下:卓蘭四縣腔「仔」唸[e³¹]。卓蘭海陸話「仔」唸[ə⁵⁵]或[e⁵⁵],或隨前字音尾變化。卓蘭饒平腔「仔」唸[tsi³¹]。卓蘭大埔腔、卓蘭饒平腔和卓蘭混合腔的小稱詞也有和前字音節結合,反映到詞根音節的聲調曲線上的情形,這種現象很顯然是受到東勢大埔腔的影響所產生的變化。」按其說法,除卓蘭大埔腔外,鎮內其餘客家方言仍以附加小稱詞綴來形成小稱詞。但不同於涂春景(1998),徐瑞珠(2005)明確提出東勢客家話對卓蘭鎮客家方言的影響,但該文亦非專門探討小稱詞之研究,文中對於小稱詞的形成也僅簡短論述,更遑論對於小稱詞變異的探究。

彭美慈(2007)《臺灣卓蘭饒平客語音韻》則以四位世居於老庄里,時年約七十歲左右的男性為發音人,調查卓蘭饒平客家話的音韻系統。調查結果顯示,卓蘭饒平客家話裡陰平調字讀為低升調[13]的詞彙數量不少,且多為名詞,又常居於詞彙的最末字或以單純詞的形態出現,但也可在雙音節連讀變調的前字出現,如「鳥」翅的[tiau¹³]、「邊」唇的[pen¹³]等。另外,她也指出卓蘭饒平話「帶有小稱尾的詞彙並不多,大多都是在名詞前加上『細』或『幼』,形成一個『形容詞+名詞』的偏正結構,以表示數量、體積、年歲輩份的輕少」(彭美慈,2007:13),「帶有小稱詞尾的詞彙並不多」這句話似乎指出,卓蘭饒平客家話在小稱詞的形成與變異上有朝東勢客家話靠攏的趨勢,可惜該論文與徐瑞珠(2005)均未深入探究此議題。

上述三本論文均涉及卓蘭鎮客家方言小稱詞(綴/調),第一本雖然論及,但調查字數不多不成系統,第二本也僅是列出簡單的大原則,第三本則僅針對卓蘭饒平客家話,調查結果與第一本論文也頗為不同([24/25] vs. [13]及小稱詞綴有無)。6另

⁶ 徐瑞珠(2005)與彭美慈(2007)認為卓蘭饒平客家話小稱調受到卓蘭四縣客家話的陰平調影響,在她們的研究中,卓蘭四縣客家話陰平調調值均描寫為[13],因而卓蘭饒平客家話的小稱調調值就也為 [13](張屏生(2007)亦將卓蘭鎮老庄里的饒平客家話小稱調記為[13])。然而,研究者對此類比做法 持保留態度,一方面不僅聲調類比的做法不恰當,另一方面更因漢語東南方言(吳、粵、徽、贛、客)廣泛利用高調(中升調[24/35]、高平調[55]、超高調[5√])作為表示小稱的語法構詞手段(平 田昌司,1983;鄭明中,2008),以低調作為小稱調者甚少。例如,朱曉農(2004,2006:34)透過 漢語方言小稱詞來探討親密與高調的關係,並指出漢語方言中許多「高調小稱」的形成有著「共同

外,後兩本論文均隱約指出,卓蘭鎮客家方言小稱詞(綴/調)的形成可能受到東勢客家話影響而產生變異,但兩者均未進一步探究此議題,也無明確的判斷依據,殊為可惜。總體而言,上列文獻均非針對卓蘭鎮客家方言小稱詞所做的專門性研究,因此只能從中看出一些當地客家話小稱詞(綴/調)的使用概況,無法一窺其形成全貌或變異情況。⁷有鑑於此,本研究將針對卓蘭鎮客家方言小稱詞的形成與變異進行全面性調查,一方面希望能夠填補學術研究上的空缺,另一方面也期待能具體呈現東勢客家話對卓蘭鎮客家方言的影響。

三、研究方法

本節將說明本研究採行的研究方法,包括發音人、研究字表及研究過程。本研究採用田野調查法,研究者透過苗栗縣卓蘭客家饒平文化協會的協助尋找適當發音人,並至當地進行訪談記錄。本研究的發音人係依據涂春景(1998)對於卓蘭鎮各個客家方言的分布地來尋找,每個腔調選取三名發音人,基本資料如表1所示。《方言調查字表》(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1981)、《漢語方言及方言調查》(詹伯

的來源」,從生物學原因來看都是用高調來表示細小、親密、憐愛、輕蔑等。Ohala (1984,1994) 提出「頻率編碼」(frequency code)的概念,主張高調及低調與他們所代表的意義似乎有一種跨物 種的關係存在。高調常用來表示弱小、屈服、討好等,而低調常用在統領、侵害、威脅等。這也說明 為何漢語東南方言小稱詞常以單音節帶高調的形式出現,海陸客家話與東勢客家話分別以 [24/25/35]與[55]做為小稱調,故利用[13]低升調來表示小稱調是否妥適值得商榷。

⁷ 事實上,鄭明中(2018)已透過一個含 181 個名、動詞單音節詞根語素的字表,專門調查說卓蘭饒平客家話的 6 名發音人的小稱詞。該研究的調查發現如下:第一,卓蘭饒平客家話鮮少出現小稱詞綴(部分可後接「子」尾,但「子」尾又多可省略)。第二,本調為非陰平調的單音節詞單唸即可,無後接小稱詞綴,也沒有小稱調產生,表示事物的總稱。本調為陰平調[11]的單音節詞,少部分維持本調唸法,但大部分則發生小稱變調,兩者均無後接小稱詞綴,小稱變調的調值經聲學分析確認為[24]。第三,這種[11]陰平調變讀為[24]小稱調的演變模式是在詞彙中逐步擴散開來的,因此該研究的調查結果支持「詞彙擴散理論」語音漸變的觀點。第四,從社會語言學變異學派的觀點來看,該研究的調查結果具體顯示卓蘭饒平客家話[11→24]的現象是一個「正在進行中的變化」(a change in progress)。

慧,2001)等都明確表示,調查一個方言點至少需要 2 位發音人,因此本研究在每個客家方言點選取 3 位發音人。本研究選取發音人時,也透過單字調對這些發音人進行測試,以確定發音人們所屬的客語腔調正確無誤。8

表 1	本研究各個客家腔調的發音人
1 ·	

腔調別	姓名	性別	年齡	職業	居住地
	詹〇〇	男	64	農	卓蘭鎮老庄里
卓蘭饒平腔	詹〇〇	男	64	公	卓蘭鎮老庄里
	詹〇〇	男	76	教(退休)	卓蘭鎮老庄里
	韋○○	女	63	家管	卓蘭鎮坪林里
卓蘭四縣腔	詹〇〇	女	63	服務業	卓蘭鎮西坪里瀝西坪
	鄧○○	男	60	工	卓蘭鎮西坪里瀝西坪
	邱〇〇	男	73	旅運業	卓蘭鎮新榮里
卓蘭大埔腔	廖〇〇	女	60	家管	卓蘭鎮新厝里
	古〇〇	女	70	家管	卓蘭鎮內灣里
	宋〇〇	男	64	農	卓蘭鎮上新里食水坑十八股
卓蘭海陸腔	羅〇〇	男	65	農	卓蘭鎮上新里食水坑十八股
	涂○○	女	62	家管	卓蘭鎮上新里食水坑十八股
	羅〇〇	女	70	家管	公館鄉館南村
公館四縣腔	徐〇〇	女	67	家管	公館鄉館南村
	黄〇〇	女	60	服務業	公館鄉館南村
	黄〇〇	男	75	工(退休)	竹東鎮南華里
竹東海陸腔	黄〇〇	女	68	家管	竹東鎮商華里
	張〇〇	男	76	公(退休)	竹東鎮仁愛里
	張〇〇	男	75	工(退休)	東勢區泰昌里
東勢大埔腔	宋〇〇	男	71	公(退休)	東勢區泰昌里
	吳〇〇	女	68	家管	東勢區泰昌里

⁸ 有位審查人指出,性別差異是否會影響小稱詞使用?就研究者所知,目前尚無研究探討性別因素是否影響小稱詞使用,研究者認為其困難度產生於傳統方言調查語料收集模式的限制。一般而言,傳統方言調查大多選取當地幾位具代表性的發音人,快速記錄當地語言的聲、韻、調、連讀變調及其他語言系統,如此雖然可能觀察到性別差異,但這麼少的樣本所產生的性別差異是否具有語言學意義不無疑問。倘若真要把性別因素列入考量,那麼除發音人須具備本研究所列條件外,從社會語言學變異學派的角度觀之,研究者淺見認為至少尚須注意下列兩點:(一)發音人數量要足夠,所得結果方能客觀,這意謂著必須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時間,這也與傳統方言調查欲快速獲得當地語言資料的目標相悖。(二)字表所用字數除了要多之外,最好也能事先做好分門別類的工作,以利後續的觀察與討論,至於分類依據為何則視研究需要而進行設定。

發音人的尋找依循下列原則:第一,以自己的客家母語為家中常用語言,日常生活對話亦以該客家話為主要溝通語言;第二,50歲以上,世居當地;第三,發音人沒有任何語言、喉嚨、精神相關的病史。此外,居住於卓蘭鎮的客家人多是在清領或日治時期由臺灣他處遷入卓蘭,因此實有必要瞭解各腔調發音人的遷出地。經研究者親自詢問,饒平客家話發音人的先民均是在清朝初期由彰化縣竹塘移入苗栗卓蘭。四縣客家話與海陸客家話發音人的先民都是在日治時期分別由苗栗縣大湖與新竹縣竹東移入苗栗卓蘭。

再者,由於本研究也欲將卓蘭鎮客家方言的調查結果和其他客家方言的典型腔 調進行比較,因此本研究同時也調查苗栗公館(四縣腔)、新竹竹東(海陸腔)、臺 中東勢(大埔腔)等地客家話小稱詞以做為比對,苗栗四縣腔的發音人由研究者自 覓,竹東海陸腔及東勢大埔腔的發音人則從客家山歌名師賴仁政老師在竹東與東勢 的山歌班中挑選而來,這些腔調的發音人選取標準同上。大多數參與本研究的發音 人都通過客語中高級認證,部分還具有客語薪傳師資格。

本研究在設計研究字表時參考了江敏華(1998)、曹逢甫、李一芬(2005)、江俊龍(2006)、賴文英(2008)、賴淑芬(2012:11)與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所出版的《饒平大埔詔安客語辭典》的《饒平分冊》與《大埔分冊》。今本研究統合上述文獻,整理出一個包括 174 個單音節詞根語素的研究字表,如表 2 所示。字表設計原則是選用常用的名詞、動詞為主,因為在日常生活中的高頻使用,所以比較容易觀察出是否有語言變異發生。

車 (車子)	金(金子)	孫 (孫子)	珠 (珠子)	釘(鐵釘)	窗(窗戶)	鈎(鈎子)
癲 (瘋子)	鞭 (生殖器)	辮 (毛辮)	星(星星)	村 (村子)	豬	雞
獅 (師子)	鐘	靴 (雨靴)	坑	鵬(鳥)	篙 (竹篙)	蚊(蚊子)
蜂 (蜜蜂)	鯉(鯉魚)	龜	柑 (橘子)	酸(芒果)	包	領(衣領)
盎 (酒瓶)	遮(雨傘)	沙 (沙子)	碼 (號碼)	羌 (山羌)	菁 (檳榔)	攤 (攤位)
枋 (木板)	甌 (杯子)	秧 (秧苗)	戇 (呆子)	囹 (監牢)	篼 (飯篼)	埔 (草堆)

表 2 小稱詞研究字表 (共 174 字)

^{9 《}饒平大埔詔安客語辭典》,網址:https://cloud.hakka.gov.tw/details?p=%20360,該辭典係由羅 肇錦教授主持編纂工作。

尾	炊 (蒸鰡槽)	毛	瓜	Щ	歌	腰 (腎臟)
蛄 (小蟲)	番(山地人)	簫	簿 (簿子)	刀 (刀子)	梯 (梯子)	巻 (圓圈)
溪	開 (開瓶器)	膏 (漿糊)	篩(篩子)	箱 (箱子)	巾 (手巾)	梳 (梳子)
糕 (糕餅)	蔥	糠 (米糠)	馬	磚 (磚頭)		
盆(盆子)	棋 (棋子)	旗 (旗子)	盤(盤子)	牛	魚	蟲(蟲子)
桃 (桃子)	梨 (梨子)	糜 (稀飯)	蟬	廊 (走廊)	鈴(鈴鐺)	猴 (猴子)
鵝	耙 (耙子)	螺	麻 (麻疹)	籃 (籃子)	牌 (牌子)	球
樹 (櫥櫃)	禾 (稻子)	鎌(鐮刀)	刨(刨刀)	亭 (涼亭)	名(名字)	壺 (茶壺)
縫(縫細)	銃(槍)					
棗 (棗子)	餃 (餃子)	剪 (理髮刀)	錶 (手錶)	拐(青蛙)	貓	扇(扇子)
粽 (粽子)	秤 (磅秤)	罐 (罐子)	布	蓋 (蓋子)	輪(輪子)	鏡(鏡子)
凳 (凳子)	燕 (燕子)	李 (李子)	狗	痱 (疿子)	鈕(鈕扣)	店(店舗)
印(印章)	毯 (毯子)	網 (網子)	餅	粄	蒜	鋸 (鋸子)
帶 (背帶)	兔 (兔子)	鑽(鑽子)				
艾 (艾草)	妹	櫃 (櫃子)	柿 (柿子)	痔 (痔瘡)	轎 (轎子)	芋 (芋子)
漏(漏斗)	袋 (袋子)	帽(帽子)	豆 (豆子)	柚(柚子)	墜 (墜子)	例 (例子)
料 (食材)	調 (調子)	樹				
竹(竹子)	鴨 (鴨子)	(産組) 5	屋(屋子)	窟(水窪)	索 (縄子)	鐵
桌 (桌子)	塞 (塞子)	刷(刷子)	襪 (襪子)	帖(帖子)	插(叉子)	
夾 (夾子)	杓 (杓子)	盒(盒子)	粒 (痘子)	藥	鑊(鍋子)	蝶(蝴蝶)
鹿	屐 (木屐)	碟 (碟子)	拭 (擦子)	芭 (芭樂)	賊 (小偷)	麥 (麥子)
葉 (葉子)		_	_			

研究過程係研究者向發音人就表 2 所列的單音節詞根語素逐一進行確認。調查各個腔調時,如三位發音人對於是否使用小稱詞綴或小稱調有不同意見,則採取多數決方式作成調查記錄。另外,研究者必須說明,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調查卓蘭鎮客家方言小稱詞(綴/調)的形成與變異,因此本研究所採用的單音節詞根語素的數量已足以觀察小稱詞(綴/調)的使用情形與變異趨勢。此外,本研究所涉客家方言眾多,所以本研究就表 2 裡的單音節詞根語素僅進行初步聲調分類,因此部分單音節詞根語素難免會因方言不同而有相異之調類歸屬,特別是上聲調與去聲調,故本研究以實際調查結果做為最後調類歸屬的依據,在此特別聲明。

四、調查結果

本研究對於各個客家方言單字調的調查結果如表 3 所示。¹⁰卓蘭鎮客家方言單字調的調查結果與涂春景(1998)與徐瑞珠(2005)大同小異。同時,調查結果顯示,相同客語腔調的各個調類的調值均相同,這種情況也說明了在聲韻調中,聲調最不容易產生變化。

調類腔調別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陰入	陽入
卓蘭四縣腔	[24]	[11]	[31]	[55]	[3]	[5]
卓蘭饒平腔	[11]	[53]	[31]	[55]	[3]	[5]
卓蘭海陸腔	[53]	[55]	[24]	[11] [33]	[5]	[3]
卓蘭大埔腔	[33]	[11]	[31]	[53]	[3]	[5]
苗栗四縣腔	[24]	[11]	[31]	[55]	[3]	[5]
竹東海陸腔	[53]	[55]	[24]	[11] [33]	[5]	[3]
東勢大埔腔	[33]	[13]	[31]	[53]	[3]	[5]

表 3 客家方言單字調調查結果

卓蘭鎮客家方言與其他地方客家話的小稱詞(綴/調)的調查結果整理如表 4。在說明調查結果之前,有一事研究者必須事先提醒。由於各個客家方言對於研究字表裡所列的單音節詞根語素的讀法不盡相同,聲調也互有差異,為求清楚瞭解各個客家方言小稱詞(綴/調)的使用,因此空格中僅顯示小稱詞的形成方式。若該客家方言的小稱詞是以後接小稱詞綴方式形成,則空格內將寫出小稱詞綴。若該客家方言小稱詞是利用小稱調構成,則空格內則標明小稱調。若單音節詞根語素以本調的形式出現,既無小稱詞綴,也無小稱調,那麼空格內將以「※」來標記,這種情形在卓蘭海陸腔、卓蘭饒平腔、卓蘭大埔腔、東勢大埔腔特別多。由於此時並無明顯的小稱標記(小稱詞綴或小稱調),故認定該字非小稱詞。

¹⁰ 有關各地客家話的語音系統介紹,亦可參考教育部(2012)出版的《客家語拼音方案使用手冊》。竹東海陸腔語音系統的介紹也可參閱范文芳(1996),苗栗四縣腔語音系統的介紹亦可參閱羅肇錦(2007)。

¹¹ 徐瑞珠(2005)對於卓蘭海陸客家話的調查指出,陽去調部分讀[11],部分讀[33]。另外,竹東海陸 腔的去聲調分陰陽,調值分別為[11]與[33]。

另外,以下五點非本研究重點,故表 4 裡略而不標:(一)本研究不標示加入小稱詞綴後,前字單音節詞根語素是否產生連讀變調;(二)儘管在低調類單音節詞根語素之後的[e³¹]會讀成[e¹¹],本研究一律將四縣腔小稱詞綴標示為[e³¹],因為這種變化並不會影響音韻系統;(三)雖然先前文獻對於東勢與卓蘭這個區域的小稱調調值有[24]、[25]或[35]等多種描寫,基本上均為中升調,但比起入聲調的[5],聽起來明顯沒有到達[5],因此本文統一標示為[24];(四)單音節詞[u, m, n, ŋ, p, t, k]韻尾會向後展延(spread)而成為小稱詞綴[e³¹]或[ə⁵⁵]的聲母,例如[vu⁵⁵ ye³¹](芋頭)、[kim³³ me³¹](金子)、[sun³³ ne³¹](孫子)、[hap⁵ pe³¹](盒子)、[tsok⁵ ke³¹](桌子)等,為方便後續的比對,本研究不標示小稱詞綴的聲母。(五)大部分後接小稱詞綴的小稱詞屬於曹逢甫(2006)所提出的小稱詞語法化歷程的階段 E5,雖然此時小稱詞已看不出「指小、表少」的功能,然因形式上尚存明顯的小稱(名詞)標誌,且在口語運用中小稱詞綴必須出現,故本研究從廣義角度仍將這一類視為是小稱詞。

詞根	卓蘭四縣	卓蘭海陸	卓蘭饒平	卓蘭大埔	苗栗四縣	竹東海陸	東勢大埔
車	$[e^{31}]$	[24]	[24]	[24]	$[e^{31}]$	[ə ⁵⁵]	[24]
金	$[e^{31}]$	*	[24]	[24]	$[e^{31}]$	[ə ⁵⁵]	[24]
孫	$[e^{31}]$	[24]	[24]	[24]	$[e^{31}]$	[ə ⁵⁵]	[24]
珠	[e ³¹]	*	[24]	[24]	$[e^{31}]$	[ə ⁵⁵]	[24]
釘	$[e^{31}]$	*	[24]	[24]	$[e^{31}]$	[ə ⁵⁵]	[24]
窗12	[24]	*	*	[24]	$[e^{31}]$	[ə ⁵⁵]	[24]
鈎	$[e^{31}]$	*	[24]	[24]	$[e^{31}]$	[ə ⁵⁵]	[24]
癲	$[e^{31}]$	*	[24]	*	$[e^{31}]$	[ə ⁵⁵]	[24]
鞭	$[e^{31}]$	*	[24]	*	*	[ə ⁵⁵]	[24]
辮	[24]	*	*	*	$[e^{31}]$	[ə ⁵⁵]	[24]
星	$[e^{31}]$	*	*	[24]	$[e^{31}]$	[ə ⁵⁵]	[24]
村	$[e^{31}]$	*	*	[24]	$[e^{31}]$	*	[24]
豬	$[e^{31}]$	[24]	[24]	[24]	$[e^{31}]$	[ə ⁵⁵]	[24]
雞	$[e^{31}]$	*	[24]	[24]	$[e^{31}]$	[ə ⁵⁵]	[24]

表 4 客家方言小稱詞 (級/調)調查結果

¹² 卓蘭四縣腔與卓蘭海陸腔大都使用「窗門」一詞,鮮少單用「窗」一字。苗栗四縣腔則可說「窗 e³¹」,亦可講「窗門」。這裡的[e³¹]屬於曹逢甫(2006)提出的小稱詞語法化演變階段中的 E5,[e³¹]僅作為一個名詞標誌,以下所有註腳談到四縣話的[e³¹]與海陸話的[ə⁵⁵]時亦同。

鄭明中:卓蘭鎮客家方言小稱詞之形成與變異研究

詞根	卓蘭四縣	卓蘭海陸	卓蘭饒平	卓蘭大埔	苗栗四縣	竹東海陸	東勢大埔
獅	$[e^{31}]$	*	[24]	[24]	$[e^{31}]$	$[a^{55}]$	[24]
鐘 ¹³	[24]	*	[24]	*	$[e^{31}]$	*	[24]
靴	[24]	*	[24]	[24]	$[e^{31}]$	[ə ⁵⁵]	[24]
坑	*	*	[24]	*	*	[ə ⁵⁵]	[24]
鴫	$[e^{31}]$	*	[24]	[24]	$[e^{31}]$	[ə ⁵⁵]	[24]
篙	[24]	*	[24]	*	*	[ə ⁵⁵]	[24]
蚊	$[e^{31}]$	*	[24]	[24]	$[e^{31}]$	[ə ⁵⁵]	[24]
蜂	$[e^{31}]$	*	[24]	[24]	[e ³¹]	[ə ⁵⁵]	[24]
鯉	[e ³¹]	[24]	[24]	[24]	$[e^{31}]$	[ə ⁵⁵]	[24]
龜	$[e^{31}]$	[24]	[24]	*	$[e^{31}]$	[ə ⁵⁵]	[24]
柑	$[e^{31}]$	*	[24]	[24]	$[e^{31}]$	[ə ⁵⁵]	[24]
酸	[24]	[24]	[24]	[24]	$[e^{31}]$	[ə ⁵⁵]	[24]
包	$[e^{31}]$	[24]	[24]	[24]	[e ³¹]	[ə ⁵⁵]	[24]
領	[e ³¹]	*	[24]	[24]	[e ³¹]	[ə ⁵⁵]	[24]
盎	$[e^{31}]$	[24]	[24]	[24]	$[e^{31}]$	[ə ⁵⁵]	[24]
遮	$[e^{31}]$	[24]	[24]	[24]	[e ³¹]	[ə ⁵⁵]	[24]
沙	[e ³¹]	[24]	[24]	[24]	[e ³¹]	[ə ⁵⁵]	[24]
碼	$[e^{31}]$	*	*	[24]	*	[ə ⁵⁵]	[24]
羌	$[e^{31}]$	[24]	[24]	[24]	$[e^{31}]$	[ə ⁵⁵]	[24]
菁	[e ³¹]	[24]	[24]	[24]	$[e^{31}]$	[ə ⁵⁵]	[24]
攤	$[e^{31}]$	[24]	*	*	$[e^{31}]$	[ə ⁵⁵]	[24]
枋	$[e^{31}]$	*	[24]	[24]	$[e^{31}]$	[ə ⁵⁵]	[24]
甌/杯	$[e^{31}]$	[24]	[24]	[24]	[e ³¹]	[ə ⁵⁵]	[24]
秧	$[e^{31}]$	[24]	[24]	[24]	[e ³¹]	[ə ⁵⁵]	[24]
戇	[e ³¹]	[24]	*	*	[e ³¹]	[ə ⁵⁵]	*
囹	$[e^{31}]$	[24]	[24]	[24]	$[e^{31}]$	[ə ⁵⁵]	[24]
篼	$[e^{31}]$	[24]	[24]	*	$[e^{31}]$	[ə ⁵⁵]	[24]
埔	*	[24]	*	*	*	*	[24]
尾	$[e^{31}]$	*	*	*	*	*	[24]
炊	*	*	*	*	*	*	[24]
毛	*	*	*	*	*	*	[24]
瓜	$[e^{31}]$	[24]	[24]	[24]	$[e^{31}]$	[ə ⁵⁵]	[24]
Щ	*	*	*	*	*	*	$[24]^{14}$

¹³ 在苗栗四縣腔中,「鐘」一般後頭不會加[e³1],「時鐘」才會說[sɨ¹1 tsuŋ²4 e³1]。

¹⁴ 本研究調查的客語腔調中,只有東勢大埔腔的「山」有[24]小稱調,然[san²⁴]指「小山」的用法早已被人遺忘,因此指小山時要說[siau³¹ san²⁴]。若是要統稱「山」,則讀陰平本調[san³³]即可。本研究調查的其他腔調不會在「山」之後加小稱詞綴,但會在「山」之前加「大/小」來區分。

詞根	卓蘭四縣	卓蘭海陸	卓蘭饒平	卓蘭大埔	苗栗四縣	竹東海陸	東勢大埔
歌	[e ³¹]	[24]	[24]	*	[e ³¹]	[ə ⁵⁵]	[24]
圏	[e ³¹]	[24]	[24]	[24]	[e ³¹]	[ə ⁵⁵]	[24]
腰	[e ³¹]	[24]	[24]	[24]	[e ³¹]	[ə ⁵⁵]	[24]
蛄	[e ³¹]	*	[24]	*	[e ³¹]	[ə ⁵⁵]	[24]
番	[e ³¹]	[24]	[24]	[24]	$[e^{31}]$	$[9^{55}]$	[24]
簫	[e ³¹]	*	*	*	[e ³¹]	[ə ⁵⁵]	[24]
簿	$[e^{31}]$	[24]	[24]	[24]	$[e^{31}]$	[ə ⁵⁵]	[24]
刀	$[e^{31}]$	[24]	[24]	[24]	$[e^{31}]$	[ə ⁵⁵]	[24]
梯	$[e^{31}]$	[24]	[24]	[24]	$[e^{31}]$	[ə ⁵⁵]	[24]
溪	*	*	[24]	*	*	*	*
開	[e ³¹]	[24]	*	[24]	$[e^{31}]$	[ə ⁵⁵]	*
膏	*	*	*	*	*	*	*
篩	$[e^{31}]$	[24]	*	[24]	$[e^{31}]$	[ə ⁵⁵]	[24]
箱	$[e^{31}]$	[24]	[24]	[24]	$[e^{31}]$	[ə ⁵⁵]	[24]
巾	[e ³¹]	*	[24]	[24]	[e ³¹]	[ə ⁵⁵]	[24]
梳	$[e^{31}]$	[24]	[24]	*	$[e^{31}]$	[ə ⁵⁵]	[24]
糕	[e ³¹]	[24]	[24]	[24]	[e ³¹]	[ə ⁵⁵]	[24]
蒽	[e ³¹]	*	[24]	[24]	$[e^{31}]$	[ə ⁵⁵]	[24]
糠	[e ³¹]	*	*	*	$[e^{31}]$	[ə ⁵⁵]	[24]
馬	$[e^{31}]$	*	*	[24]	$[e^{31}]$	[ə ⁵⁵]	*
磚	$[e^{31}]$	*	[24]	*	$[e^{31}]$	[ə ⁵⁵]	[24]
盆	$[e^{31}]$	*	*	*	$[e^{31}]$	[ə ⁵⁵]	[24]
棋15	*	*	*	[24]	$[e^{31}]$	[ə ⁵⁵]	[24]
旗	$[e^{31}]$	*	*	[24]	$[e^{31}]$	[ə ⁵⁵]	[24]
盤	$[e^{31}]$	*	*	*	$[e^{31}]$	[ə ⁵⁵]	[24]
牛	$[e^{31}]$	*	*	*	[e ³¹]	[ə ⁵⁵]	*
魚	$[e^{31}]$	*	*	[24]	$[e^{31}]$	[ə ⁵⁵]	[24]
蟲	$[e^{31}]$	*	*	*	$[e^{31}]$	[ə ⁵⁵]	[24]
桃	$[e^{31}]$	*	*	[24]	$[e^{31}]$	[ə ⁵⁵]	[24]
梨	$[e^{31}]$	*	*	[24]	$[e^{31}]$	*	[24]
糜16	*	*	*	[24]	*	*	[24]

 $^{^{15}}$ 本研究調查的卓蘭客語腔調中,除大埔腔外,「棋」大多唸讀成「棋子」,不會單唸,也非加 $[e^{31}]$ 。 苗栗四縣腔則可允許「棋子」或「棋 e^{31} 」兩種說法。

¹⁶ 根據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網址:http://hakka.dict.edu.tw/hakkadict/index.htm),海陸、大埔、饒平、詔安等腔調用「糜」[moi],四縣腔則用「粥」[tsuk³]。例如,「吃粥/糜」一詞,四縣腔讀成[sit⁵5 tsuk³],其他腔調則讀成[sit moi](由於各個腔調[sit moi]本調不同,故聲調略而不標)。本研究的調查結果也顯示,「粥/糜」在客家方言裡以單字詞出現即可,但在大埔腔裡則

鄭明中:卓蘭鎮客家方言小稱詞之形成與變異研究

詞根	卓蘭四縣	卓蘭海陸	卓蘭饒平	卓蘭大埔	苗栗四縣	竹東海陸	東勢大埔
蟬	$[e^{31}]$	*	*	[24]	$[e^{31}]$	[ə ⁵⁵]	[24]
廊	$[e^{31}]$	*	*	[24]	*	[ə ⁵⁵]	[24]
鈴	*	*	*	[24]	$[e^{31}]$	[ə ⁵⁵]	[24]
猴	$[e^{31}]$	*	*	[24]	[e ³¹]	[ə ⁵⁵]	*
鵝	[e ³¹]	*	*	[24]	[e ³¹]	[ə ⁵⁵]	*
耙	$[e^{31}]$	*	*	[24]	$[e^{31}]$	[ə ⁵⁵]	*
螺	[e ³¹]	*	*	*	$[e^{31}]$	[ə ⁵⁵]	*
麻	$[e^{31}]$	*	*	*	[e ³¹]	[ə ⁵⁵]	*
籃	[e ³¹]	*	*	[24]	$[e^{31}]$	[ə ⁵⁵]	*
牌	$[e^{31}]$	*	*	[24]	$[e^{31}]$	[ə ⁵⁵]	*
球	$[e^{31}]$	*	*	[24]	$[e^{31}]$	[ə ⁵⁵]	*
櫥	$[e^{31}]$	*	*	*	[e ³¹]	[ə ⁵⁵]	*
禾	[e ³¹]	*	*	*	[e ³¹]	[ə ⁵⁵]	*
鐮	$[e^{31}]$	*	*	*	$[e^{31}]$	[ə ⁵⁵]	*
刨	[e ³¹]	*	*	*	[e ³¹]	[ə ⁵⁵]	*
亭	*	*	*	*	[e ³¹]	[ə ⁵⁵]	*
名	$[e^{31}]$	*	*	*	[e ³¹]	*	*
壺	$[e^{31}]$	*	*	*	$[e^{31}]$	*	*
縫	$[e^{31}]$	*	*	*	[e ³¹]	[ə ⁵⁵]	*
銃	[e ³¹]	*	*	*	$[e^{31}]$	[ə ⁵⁵]	*
棗	$[e^{31}]$	*	*	*	$[e^{31}]$	[ə ⁵⁵]	*
鮫	[e ³¹]	*	*	*	*	*	*
剪	[e ³¹]	*	*	*	$[e^{31}]$	[ə ⁵⁵]	*
錶	[e ³¹]	*	*	*	$[e^{31}]$	[ə ⁵⁵]	[24]
拐	[e ³¹]	*	*	*	$[e^{31}]$	[ə ⁵⁵]	*
貓	$[e^{31}]$	*	*	[24]	$[e^{31}]$	[ə ⁵⁵]	*
扇	$[e^{31}]$	*	*	*	$[e^{31}]$	[ə ⁵⁵]	*
粽	[e ³¹]	*	*	*	$[e^{31}]$	[ə ⁵⁵]	*
秤	[e ³¹]	*	*	*	[e ³¹]	[ə ⁵⁵]	*
罐	[e ³¹]	*	*	*	[e ³¹]	[ə ⁵⁵]	*
布	[e ³¹]	*	*	*	[e ³¹]	[ə ⁵⁵]	*
蓋	[e ³¹]	*	*	*	[e ³¹]	[ə ⁵⁵]	*
輪	[e ³¹]	*	*	*	[e ³¹]	[ə ⁵⁵]	[24]
鏡	$[e^{31}]$	*	*	*	$[e^{31}]$	[ə ⁵⁵]	*
凳	$[e^{31}]$	*	*	*	$[e^{31}]$	[ə ⁵⁵]	*
燕	$[e^{31}]$	*	*	*	$[e^{31}]$	[ə ⁵⁵]	*

由陽平調[113]變讀為小稱調[24]。

詞根	卓蘭四縣	卓蘭海陸	卓蘭饒平	卓蘭大埔	苗栗四縣	竹東海陸	東勢大埔
李	$[e^{31}]$	*	*	*	[e ³¹]	[ə ⁵⁵]	*
狗	$[e^{31}]$	*	*	*	$[e^{31}]$	*	*
痱	[e ³¹]	*	*	*	$[e^{31}]$	[ə ⁵⁵]	*
鈕	[e ³¹]	*	*	*	[e ³¹]	[ə ⁵⁵]	*
店	[e ³¹]	*	*	*	[e ³¹]	[ə ⁵⁵]	*
印	$[e^{31}]$	*	*	*	[e ³¹]	[ə ⁵⁵]	*
毯	$[e^{31}]$	*	*	*	[e ³¹]	[ə ⁵⁵]	[24]
網	$[e^{31}]$	*	*	*	[e ³¹]	[ə ⁵⁵]	*
餅	$[e^{31}]$	*	*	*	[e ³¹]	[ə ⁵⁵]	*
粄	$[e^{31}]$	*	*	*	$[e^{31}]$	[ə ⁵⁵]	*
蒜	$[e^{31}]$	*	*	*	$[e^{31}]$	[ə ⁵⁵]	*
鋸	[e ³¹]	*	*	*	[e ³¹]	[ə ⁵⁵]	*
帶	[e ³¹]	*	*	*	[e ³¹]	[ə ⁵⁵]	*
兔	$[e^{31}]$	*	*	*	$[e^{31}]$	[ə ⁵⁵]	*
鑽	$[e^{31}]$	*	*	*	$[e^{31}]$	[ə ⁵⁵]	*
艾	[e ³¹]	*	*	*	[e ³¹]	[ə ⁵⁵]	*
妹	$[e^{31}]$	*	*	*	[e ³¹]	[ə ⁵⁵]	*
櫃	$[e^{31}]$	*	*	*	$[e^{31}]$	[ə ⁵⁵]	*
柿	[e ³¹]	*	*	*	[e ³¹]	[ə ⁵⁵]	[24]
痔	[e ³¹]	*	*	*	$[e^{31}]$	[ə ⁵⁵]	*
轎	$[e^{31}]$	*	*	*	$[e^{31}]$	*	*
芋	[e ³¹]	*	*	*	[e ³¹]	[ə ⁵⁵]	*
漏	[e ³¹]	*	*	*	$[e^{31}]$	[ə ⁵⁵]	*
袋	$[e^{31}]$	*	*	*	[e ³¹]	[ə ⁵⁵]	*
帽	$[e^{31}]$	*	*	*	$[e^{31}]$	[ə ⁵⁵]	*
豆	$[e^{31}]$	*	*	*	$[e^{31}]$	[ə ⁵⁵]	*
柚	$[e^{31}]$	*	*	*	$[e^{31}]$	[ə ⁵⁵]	*
墜	[e ³¹]	*	*	*	[e ³¹]	[ə ⁵⁵]	*
例	*	*	*	*	$[e^{31}]$	[ə ⁵⁵]	*
料	[e ³¹]	*	*	*	[e ³¹]	[ə ⁵⁵]	*
調	$[e^{31}]$	*	*	*	$[e^{31}]$	[ə ⁵⁵]	*
樹	[e ³¹]	*	*	*	$[e^{31}]$	[ə ⁵⁵]	*
竹	$[e^{31}]$	*	*	*	$[e^{31}]$	[ə ⁵⁵]	*
鴨	[e ³¹]	*	*	*	[e ³¹]	[ə ⁵⁵]	*
元	*	*	*	*	$[e^{31}]$	[ə ⁵⁵]	*
屋	[e ³¹]	*	*	*	[e ³¹]	[ə ⁵⁵]	*
窟	$[e^{31}]$	*	*	*	$[e^{31}]$	[ə ⁵⁵]	*
索	$[e^{31}]$	*	*	*	$[e^{31}]$	[ə ⁵⁵]	*

鄭明中:卓蘭鎮客家方言小稱詞之形成與變異研究

詞根	卓蘭四縣	卓蘭海陸	卓蘭饒平	卓蘭大埔	苗栗四縣	竹東海陸	東勢大埔
鐵	$[e^{31}]$	*	*	*	$[e^{31}]$	*	*
桌	$[e^{31}]$	*	*	*	$[e^{31}]$	[ə ⁵⁵]	*
塞	$[e^{31}]$	*	*	*	$[e^{31}]$	[ə ⁵⁵]	*
刷	[e ³¹]	*	*	*	[e ³¹]	[ə ⁵⁵]	*
襪	$[e^{31}]$	*	*	*	$[e^{31}]$	[ə ⁵⁵]	*
帖	$[e^{31}]$	*	*	*	$[e^{31}]$	[ə ⁵⁵]	*
叉	$[e^{31}]$	*	*	*	$[e^{31}]$	[ə ⁵⁵]	*
夾	$[e^{31}]$	*	*	*	$[e^{31}]$	[ə ⁵⁵]	*
杓	$[e^{31}]$	*	*	*	$[e^{31}]$	[ə ⁵⁵]	*
盒	$[e^{31}]$	*	*	*	[e ³¹]	[ə ⁵⁵]	*
粒	$[e^{31}]$	*	*	*	[e ³¹]	[ə ⁵⁵]	*
藥	$[e^{31}]$	*	*	*	$[e^{31}]$	[ə ⁵⁵]	*
鑊17	$[e^{31}]$	*	*	*	$[e^{31}]$	[ə ⁵⁵]	*
蝶	$[e^{31}]$	*	*	*	[e ³¹]	[ə ⁵⁵]	*
鹿	$[e^{31}]$	*	*	*	$[e^{31}]$	[ə ⁵⁵]	*
屐	$[e^{31}]$	*	*	*	$[e^{31}]$	[ə ⁵⁵]	*
碟	$[e^{31}]$	*	*	*	$[e^{31}]$	[ə ⁵⁵]	*
拭	$[e^{31}]$	*	*	*	$[e^{31}]$	[ə ⁵⁵]	*
芭	$[e^{31}]$	*	*	*	[e ³¹]	[ə ⁵⁵]	*
賊	$[e^{31}]$	*	*	*	$[e^{31}]$	[ə ⁵⁵]	*
麥	$[e^{31}]$	*	*	*	[e ³¹]	[ə ⁵⁵]	*
葉	$[e^{31}]$	*	*	*	$[e^{31}]$	[ə ⁵⁵]	*

上方所列的調查結果初步顯示幾個特點。第一,卓蘭與苗栗四縣腔以後接小稱 詞綴[e³¹]的方式形成小稱詞,竹東海陸腔則以[ə⁵⁵]為其小稱詞綴,但卓蘭海陸腔與竹東海陸腔在小稱詞形成方式上卻存有巨大差異。第二,卓蘭海陸、饒平、大埔腔與東勢大埔腔均以單音節詞根語素攜帶[24]小稱調的方式形成小稱詞。第三,卓蘭海陸腔、饒平腔、大埔腔與東勢大埔腔裡的單字詞都不允許或沒有後接小稱詞綴。在沒有[24]小稱調伴隨的情況下,這些唸讀本調的單字詞並非小稱詞,其功能類似四縣或海陸客家話中屬於 E5 階段後接[e³¹]或[ə⁵⁵]的小稱詞,指的是事物的泛稱或總稱。第四,雖然江敏華(1998)與曹逢甫、李一芬(2005)均指出,東勢客家話中另有一個出現於去聲調字的[55]小稱調,但[55]小稱調在本研究的調查中並未發現,所有東

 $^{^{17}}$ 「鑊」[vok 5]有兩種說法,一是「鑊頭」[vok 5 theu 11],指比較大的鍋子或炒菜鍋。二是「鑊 e^{31} 」,指的是鍋子的總稱。

勢客家話的去聲調字都唸讀為[53]。最後,本研究認為表 4 的調查結果已具體顯示, 卓蘭海陸腔與饒平腔的小稱詞形成方式已經受到東勢客家話的強勢影響而產生變 化,下一節將對此議題深入探討。

五、綜合討論

本研究旨在調查卓蘭鎮各個客語腔調小稱詞的形成與變異,並同時將調查結果與東勢大埔腔、竹東海陸腔、桃園/新竹饒平腔相互比較,藉以瞭解卓蘭鎮各個客語腔調小稱詞的形成是否受到東勢大埔腔影響而產生變異。以下,本節的討論將分成四個部分進行:第一,卓蘭鎮各個客語腔調與其相對的客語代表腔調之間的比較。第二,卓蘭鎮各個客語腔調與東勢大埔腔之間的比較。第三,從卓蘭鎮的地理位置、區域開發的角度,並搭配地理語言學中的語言擴散理論與「洪水論」(flood theory),統整說明東勢大埔腔對卓蘭各個客語腔調的影響程度。第四,透過回顧大臺中地區的開發史,從旁證明大埔客家話曾是臺中盆地裡最為強勢的語言,在當時絕對足以成為洪水論中那股爆漲的山洪。此外,有一事必須特別提醒,本研究對於小稱詞採廣義定義,只要有小稱詞綴或小稱調出現,本研究即認定為小稱詞(即屬曹逢甫 2006小稱詞語法化歷程中的階段 E),畢竟現階段大多數小稱詞已經虛泛化到無法從字面上看出「指小、表少」的意思了。

(一)相同客語腔調的比較

本小節將比較相同客語腔調在小稱詞形成方式上的異同。先就卓蘭與苗栗四縣 腔來談,絕大部分的單字詞都以後接小稱詞綴[e³¹]來形成小稱詞。然而,在本研究的 調查中,卓蘭四縣腔在「窗、辮、鐘、靴、坑、酸、埔、炊、毛、山、溪、膏、棋、 鈴、亭、例、蝨」等17字,及苗栗四縣腔在「鞭、坑、篙、碼、埔、尾、炊、毛、 山、溪、膏、廊、餃」等13字,兩地四縣腔都不可後接小稱詞綴,其中「坑、埔、 炊、毛、山、溪、膏」等 7 字重疊。特別有意思的是,除「棋、例、鈴、亭、廊、 餃、蝨」等7個字外,其餘單字詞(包括重疊的7個字)在四縣腔中的本調均為陰 平調,調值正好為[24],與東勢客家話的小稱調相同,這就會造成判斷上的困擾,也 是徐瑞珠(2005)與彭美慈(2007)未深入分析之處,她們均認為這些帶[24]調的單 字詞可能是受四縣腔陰平本調影響,也可能是受到東勢大埔腔小稱調影響,但他們 卻都未對這些地區的小稱詞進行詳細比對,僅透過詞彙相似就判斷後者的可能性較 高,對於小稱詞為何受到東勢大埔腔影響較大的議題並未提出具體說明與判斷標準。 據此,本研究則認為,由於「棋、例、鈴、亭、廊、餃、蝨」等7個字是以單音節 詞根語素帶非陰平本調的形態出現,所以這7個字並不是本研究所認定的小稱詞。 再就重疊的 7 個陰平調字而言,這些字在與其相對照的苗栗四縣腔裡,原本就不能 後接小稱詞綴,所以卓蘭四縣腔也就比照相同模式不能後接小稱詞綴,因此這7個 字亦非本研究所認定的小稱詞,這些字的[24]調是四縣腔的陰平本調,而非小稱調。 卓蘭四縣腔裡剩下的「窗、辮、鐘、靴、酸」等5個字,在相應的苗栗四縣腔中都 以後接小稱詞綴[e³¹]來形成小稱詞,而在東勢大埔腔中則均以單音節詞根語素帶[24] 小稱調的形式出現,因此這5個字的[24]調應是受東勢大埔腔影響而產生的小稱調, 所以本研究視為小稱詞。總之,透過親屬方言的比較,本研究非常明確、清楚地判 斷哪些[24]調是屬苗栗四縣腔的陰平本調,哪些[24]調是屬受東勢大埔腔影響而產生 的小稱調。

再就卓蘭與東勢大埔腔而論,在小稱詞形成方式上亦頗為一致,小稱詞均以單音節詞根語素帶[24]小稱調的形式出現,且絕大部分屬於陰平調與陽平調的單字詞。 其他調類的單字詞則均以單音節詞根語素的形態出現,缺乏明顯的小稱標記(小稱詞綴或小稱調),故這些單字詞也非小稱詞。相反地,卓蘭與竹東海陸腔在小稱詞形成方式上差距頗大,竹東海陸腔是以後接小稱詞綴[ə⁵⁵]來構成小稱詞,卓蘭海陸腔發音人的先民都是從竹東移出,理論上在小稱詞形成方式上應與竹東海陸腔相同,但卓蘭海陸腔卻反而與卓蘭大埔腔相同,小稱詞是以單音節詞根語素帶[24]小稱調的形式出現,其他沒有帶[24]小稱調(與小稱詞綴)的單字詞則維持本調讀法,但此 時已非小稱詞。換言之,卓蘭海陸腔受到東勢大埔腔的影響,除了部分帶有[24]調可供辨識的小稱詞外,其他以前需要後接小稱詞綴[ə⁵⁵]的小稱詞都往單音節的方向發展,小稱詞綴脫落,且就本研究的調查結果來看,這種語言接觸的影響幾乎已經達到完成的階段。

說到小稱詞綴脫落,卓蘭饒平腔則是另一個明顯的例子。本研究僅調查卓蘭饒 平腔的小稱詞,故以下先回顧相關文獻,瞭解臺灣其他地區饒平腔小稱詞的形成方 式後,再行討論本研究對於卓蘭饒平腔的調查結果。根據《詹氏族譜》的記載,饒 平詹氏先民從清康熙末年起由廣東省饒平縣入墾臺灣彰化(永靖、員林、竹塘),之 後陸續大量遷移至臺灣北部(桃園、新竹)、中部(臺中、苗栗)(羅肇錦,2000: 57-59)。《饒平縣志》第31篇〈方言〉(饒平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94)與詹伯慧 等(2003)指出,饒平客家話的小稱詞綴為「子[tsi]」,加於名詞之後表示「小」的 意思。18就桃園、新竹的饒平腔而論,張屏生(1997)調查指出,新竹紙寮窩饒平客 家話的小稱詞尾為[ə³¹]。徐貴榮(2002)調查指出,桃園饒平客家話的小稱詞綴與四 縣客家話相同均為[e²¹]。另外,查詢以中壢過嶺、新竹地區饒平客家話為編纂依據的 《饒平辭典》後也發現,這些地區的饒平客家話是以後接小稱詞綴[e⁵³]來形成小稱 詞,例如包子[pau¹¹ e⁵³]、馬[ma⁵³ e⁵³]、籃子[lam⁵⁵ e⁵³]、塞子[ts^het² e⁵³]、橡皮擦[ts^hut⁵ e^{53}]、墜子[t[hui²⁴ e^{53}]等。張美娟(2010:26-27)調查新竹縣六家、關西、紙寮窩、 湖口等地饒平客家話小稱詞,結果顯示小稱詞綴[o⁵³]大量出現在這四個客方言點, 另外六家與湖口饒平客家話也有小稱詞綴[tsi⁵³]存在。姑且不論小稱詞綴的語音形式 為何,桃園與新竹的饒平客家話均以後接小稱詞綴形成小稱詞。由此可知,卓蘭與

¹⁸ 徐貴榮教授曾至廣東省饒平縣調查當地的小稱詞。根據研究者與徐貴榮教授的個人通訊,徐教授指出,饒平縣客家話小稱詞綴為「子」[tsi²],但有時「子」可加可不加,有時一定要加,有時一定不加。另外,根據研究者對於卓蘭饒平客家話的調查,卓蘭饒平客家話有時確實可加「子」後綴來形成小稱詞,但這些「子」綴又大都可以省略,亦即呈現出一個朝「子」綴脫落的方向演變。研究者認為,這種情況明顯是受到鄰近的東勢客家話的方言接觸影響而產生的語言變化。東勢客家話除部分陰平調字與陽平調字以帶[35]小稱調來形成小稱詞的情況外,其他調類的字詞基本上已經沒有小稱詞形式。例如,四縣與海陸客家話以後接小稱詞綴形成的小稱詞,在東勢客家話中則均以單音節詞根語素的形態出現,既無小稱詞綴,也無小稱調(部分陰平調字與陽平調字為例外)。

桃園、新竹地區饒平腔在小稱詞構成方式上差異相當大。本研究調查顯示,卓蘭饒平腔的小稱詞是以單音節詞根語素帶[24]小稱調的形態出現,其餘單字詞既無小稱詞綴也無小稱變調,故以唸讀本調的單音節詞的形態出現,此時的功能是泛指該類事物。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演變並非是卓蘭饒平腔特有的現象,呂嵩雁(1993)曾發現東勢鎮內舊名為「石角」的福隆里通行饒平客家話。羅肇錦(2000:89)也指出,「……只有東勢鎮石角的劉姓還有70歲以上的人能說饒平話,他們所說的饒平話沒有名詞『仔』尾,跟東勢客語相同,卻跟臺灣其他地點的饒平話不同」,目前東勢當地的饒平客家話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當地強勢的東勢(大埔)客家話(羅月鳳,2005)。本研究認為,如同卓蘭海陸腔一樣,這是卓蘭饒平腔受到東勢大埔腔的影響所致。以下,本研究將用具體數據來說明東勢大埔腔對卓蘭鎮各個客語腔調所造成的語言接觸影響程度。

(二) 卓蘭各個客語腔調與東勢大埔腔的比較

本節將探討東勢大埔腔對卓蘭鎮各個客語腔調在小稱詞形成方式上的影響。如前所述,除卓蘭四縣腔外,卓蘭海陸、饒平、大埔等客語腔調均深受東勢大埔腔的影響,小稱詞均以帶[24]小稱調的單音節詞根語素的形態出現,其餘單字詞由於缺乏明顯的小稱標記,所以並非小稱詞。由此可知,卓蘭海陸、饒平、大埔等客語腔調在小稱詞形成方式上已往東勢大埔腔方向趨同,但趨同程度則有些許不同。本研究以東勢大埔腔為計算基礎,計算出卓蘭鎮各個客家腔調與東勢大埔腔完全相同的字詞(含小稱詞與非小稱詞),並將這些字數除以調查總字數,所得比例列於表 5 中。

腔調別	卓蘭四縣腔	卓蘭海陸腔	卓蘭饒平腔	卓蘭大埔腔
與東勢腔相同字數	11	122	152	138
佔調查總字數的比例	6.3%	70.1%	87.4%	79.3%

表 5 卓蘭各個客家腔調與東勢大埔腔相同字數的比例

卓蘭四縣腔只有「窗、鞭、鐘、靴、篙、酸、溪、膏、亭、例、蝨」等 11 個字 與東勢大埔腔相同,僅占調查總字數 (174字)的 6.3%。相對地,卓蘭海陸、饒平、 大埔等腔調與東勢大埔腔相同的比例都很高,程度由高至低依序排列為:饒平腔 (87.4%) >大埔腔 (79.3%) >海陸腔 (70.1%) >四縣腔 (6.3%)。

另外,東勢大埔腔小稱詞的特殊處在於其小稱詞均以帶[24]小稱調的單音節詞根語素形態出現。根據表 4 所顯示的調查結果,除了卓蘭四縣腔主要仍以後接小稱詞綴[e³¹]形成小稱詞之外,卓蘭鎮其他客語腔調幾乎都已經沒有小稱詞綴,這個特點與東勢大埔腔相同。然而,本研究欲瞭解卓蘭各個客語腔調與東勢客家話在帶[24]調小稱詞的重疊率。本研究統計出卓蘭各個客語腔調使用[24]調形成小稱詞的字數,並將這些字數除以東勢客家話[24]調小稱詞的字數(總共 79 個),所得重疊率如表 6 所示。

腔調別	卓蘭四縣腔	卓蘭海陸腔	卓蘭饒平腔	卓蘭大埔腔
字數	5	30	49	52
重疊率	6.3%	38%	62%	65.8%

表 6 卓蘭鎮各個客家腔調與東勢大埔腔在[24]調小稱詞的重疊率

如前一節所述,卓蘭四縣腔裡有 5 個字以單音節詞根語素帶[24]小稱調的形式 出現,重疊率為 6.3%。卓蘭海陸、饒平、大埔等腔調均有帶[24]調的小稱詞,且絕 大多數出現於陰平調字與陽平調字,這個特點與東勢大埔腔相同,可以視為是語言 接觸所產生的一種類推演變 (analogic change)。就帶[24]調小稱詞的重疊程度來看, 由高到低依序排列為:大埔腔>饒平腔>海陸腔>四縣腔。就表 6 所示數據而論, 卓蘭大埔腔與東勢大埔腔屬相同腔調,因此卓蘭大埔腔比卓蘭饒平腔有較高帶[24] 調小稱詞重疊率相當合理。綜合表 5 與表 6 的統計結果,卓蘭饒平腔與卓蘭大埔腔 受東勢大埔腔的影響互有高低,卓蘭海陸腔居次,卓蘭四縣腔則幾乎沒有受到東勢 大埔腔的影響,且與其他腔調在比例上差異懸殊。¹⁹

(三) 卓蘭鎮的地理位置與區域開發對鎮內客家方言的影響

從上方比較可知,在卓蘭客語腔調小稱詞形成方式上,卓蘭四縣腔幾乎沒受到

¹⁹ 另外,本研究也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即東勢大埔腔不用[24]調來形成小稱詞,但卓蘭客語腔調卻使用[24]小稱調,其中又以卓蘭大埔腔的字數比較多一些,共有「開、馬、猴、鵝、耙、籃、牌、球、貓」等 9 字,這有可能是一種[24]小稱調的「過度類化」(over-generalization),但由於所占字數不多,且兩地同樣都是大埔腔,所以尚不能真正肯定是否為過度類化的情況。

東勢大埔腔的影響,與苗栗四縣腔小稱詞的形成方式一致,都是後接小稱詞綴[e³1]。 對於卓蘭鎮內其他客語腔調而言,情況迥異,東勢大埔腔的影響程度頗大,尤其是 卓蘭饒平腔與卓蘭大埔腔,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異呢?這個問題可能要從卓蘭鎮的 地理位置與區域開發、以及各個客家族群的分布區域說起。卓蘭鎮位於苗栗縣最南 端,是一個三面環山中間低窪的小盆地,鎮內地形由西南向東北逐漸上升,卓蘭鎮 的東、北、東北面高度較高,坡度甚陡。

首先從卓蘭四縣腔開始談起。根據涂春景(1998)的記錄,卓蘭四縣客分布在山區的草寮、大坪林、雙連潭、眾山、瀝西坪及大安溪上游的白布帆、東盛一帶,行政區劃上屬景山、西坪、坪林等里。這些地區主要地形以山地為主,對外交通不甚便利,與東勢的距離相對較遠,離大湖、公館等四縣客語區反而較近,因此遷居至此的四縣客二次移民在語言上仍維持四縣腔小稱詞的形式應不足為奇。再者,四縣腔客語也是臺灣使用人口最多,分布最廣泛的客語。依據客家委員會(2016:12)《105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調查研究報告》顯示,客家人使用四縣腔、海陸腔、大埔腔、饒平腔的比例分別為58.4%、44.8%、4.1%、2.6%,四縣腔與海陸腔仍為臺灣兩大主要客家腔調,苗栗縣更是四縣腔的大本營,所以卓蘭與苗栗四縣腔在小稱詞形式上一致,且不受東勢大埔腔的影響有其道理。

緊接著談卓蘭的其他客語腔調。雖然客家委員會(2016)的數據顯示,海陸腔為臺灣使用人口第二高的客語腔調(44.8%),但這個數據對卓蘭海陸腔而言並不適用。依據涂春景(1998),卓蘭海陸腔集中分布在食水坑十八股地區的一、二十戶人家,其詳細地理位置已標示於圖 3 的衛星空照圖裡,此地離卓蘭鎮中心有一段距離。另外,相較於其他客語腔調,說卓蘭海陸腔的人數並不多,且當地地形以丘陵地為主,對外交通主要依靠早期留下來的產業道路,一般人要找到這裡並不容易。但相對於卓蘭四縣腔而言,卓蘭海陸腔離東勢大埔腔稍近一些,且這個地區所盛產的高經濟作物(如水梨、楊桃、柑桔、葡萄等)仍須透過東勢運往豐原、臺中銷售,有些栽種技術更是直接從東勢引進卓蘭(許滿顯,2014)。據此,卓蘭海陸腔在語言上受到東勢大埔腔的影響,而與新竹海陸腔形成巨大差異也不令人訝異。



圖 3 卓蘭鎮的衛星空照圖 (資料來源: Google Map 系統)

卓蘭饒平腔(老庄里)與大埔腔(中街、新厝、新榮、苗豐、內灣等里)則分布於卓蘭鎮的精華區,即圖 3 裡的中心聚落,隔大安溪及吊神山與東勢相望,卓蘭大橋連結東勢與卓蘭兩地。雖然客家委員會(2016)數據顯示,客家人使用大埔腔與饒平腔的比例分別為 4.1%與 2.6%,但這個數據係針對全國客語使用而言,無法充分反應出本區的客語使用狀況。東勢(與石岡、新社等地)以大埔腔為主,卓蘭雖有眾多客語腔調存在,但以饒平腔的使用者最多,祖籍為潮州府饒平縣的詹姓人口比例就約占卓蘭鎮人口的四分之一,是卓蘭鎮第一大姓(劉還月,2001:118;呂晶晶,2014:820)。如前所述,卓蘭鎮為苗栗縣最南端的鄉鎮,與苗栗縣其他鄉鎮之間有高山丘陵的阻隔,因而形勢相對封閉,因此相對於與苗栗縣其他鄉鎮的關係,卓蘭與東勢的關係反而更為密切。同時,劉還月(2001:105)也指出,「……東勢,行政區域的劃分雖屬臺中縣,長久以來更是石岡、新社等客家地區的政經文化中心。但嚴格來說,這個典型的客家山城,與臺灣中部其他鄉鎮的關係,並不特別密切,反而與卓蘭的往來、交易更顯頻繁。」在語言部分,劉還月(2001:105-106)也說

到,「而今常見的客家族系,則僅海豐、陸豐與梅縣,其餘大都已被同化甚至福佬化,但在東勢與卓蘭山區一帶,鄉民們卻保存相當純正的大埔腔,顯然是因為地處山區,不輕易遭受到外力侵蝕的關係吧!」此番言論可以說明東勢、卓蘭在區域發展與語言維持上的特殊性。

卓蘭由於地處臺灣中部內山,卓蘭南有大安溪,其他三面則有高山包圍,以東邊的馬拉邦山高度最高,所以本區地勢由東北向西南傾斜,因而漢人對卓蘭的開墾以由南向北的方向進行為主,早期的拓荒者大多來自今日的東勢,例如黃鼎松(1998:45)對於卓蘭開發初期就有以下的說明:

卓蘭的地勢,北高南低,因此,漢人的拓殖,由南向北推進。早在清乾隆四十八年(西元一七三八年)居住於東勢角(今臺中縣東勢鎮)的粵籍墾民, 已有人渡過大安溪,前來拓墾,惟因受原住民的阻撓與襲擊而中止。至嘉慶 末年,粤人江福龍(一稱江復隆)登東勢角鳥鳴山(今稱吊神山)北望,見 大安溪北岸,平疇廣舖,沃地連綿,認為是拓殖的好地方,不久,即率領族 人數十名來此開墾,頗有斬獲。

此外,卓蘭的對外聯繫也多透過東勢。例如,清領時期,卓蘭的主要聯外路線有二:「其一,由上新渡大安溪,越過吊神山,再涉過沙連溪可達東勢之校栗埔、下辛;其二,由溪州渡大安溪,越過吊神山可達東勢之石圍牆,再渡過大甲溪後可達石岡、豐原一帶」(楊宗穆,2001:12)。再如,日治時期,「大安軌道株式會社」在卓蘭和大安站間鋪設輕便鐵道,村民多先由此道出卓蘭,再搭火車通往臺灣其他南北地方(楊宗穆,2001,2002)。臺灣光復後,卓蘭地方人士曾在1950年代初期發動請願,建請將卓蘭改隸臺中縣管轄未果(何鳳驕,2001)。總結來看,在這一區域中,當兩地的密切往來已無可避免,且東勢大埔腔的語言活力又比卓蘭饒平腔強的情況下,較弱勢的語言自然會向較強勢的語言靠攏。再者,因為同為客家人,卓蘭、東勢兩地客家人彼此通婚已是普遍現象,更加速、加深語言接觸所帶來的影響。徐瑞珠(2005)也指出,卓蘭饒平腔已受鄰近方言影響,卓蘭市區用語以大埔腔為主,卓蘭饒平腔已朝大埔腔的方向趨同演化。

東勢大埔腔在卓蘭地區的連續性擴散也可以從地理語言學(geolinguistics)獲得充分的理論與實務支持。 20 在地理語言學擴散理論中,最有名同時也是其他地理語言學擴散理論形成基礎的莫過於施密特(Johannes Schmidt,1846-1901)於 1872 年所提出的「波傳論」(wave theory),其示意圖如圖 4,語言擴散的運作機制是從中心點A 開始往 $B \rightarrow C \rightarrow D$ 的方向進行。這個概念可以想像成投石入水後產生水波,而水波從中心點向外形成同心圓狀擴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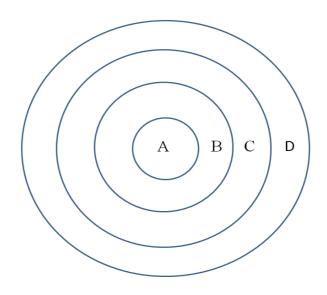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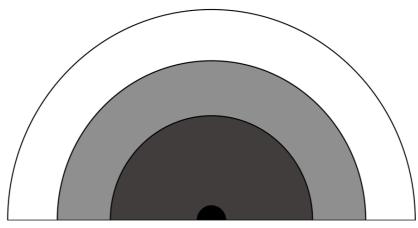


圖 4 施密特的波傳論之語言擴散模式(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然而,「波傳論」的弱點之一在於它無法解釋語言擴散的強度問題。異言之,語言擴散強度在 ABCD 這四個同心圓裡都相同,如此便無法解釋離中心距離的遠近對語言擴散的影響,也與語言地理分布發展論的最基本原則「語言連續性理論」相悖。洪惟仁(2015:645)指出,「所謂『語言連續性理論』是認為語言或方言變體的常態分布都具有『連續性』(continuity),不論是語言自然的歷史變化、地理變異或社會變異,所有變體在歷史上、地理上、社會上的常態分布都具有『連續性』。因此語

²⁰ 對於地理語言學與語言地圖在臺灣語言的研究概況,可參閱洪惟仁(2013),該文可謂是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有關其他地理語言擴散理論的詳細討論,請參見洪惟仁(2015)。

言變異必然形成『漸層分布』(gradient distribution)狀態,語言的變化也必然呈現『漸層擴散』(gradient diffusion),而無所謂『突變』。」因此,洪惟仁(2010,2015)在「波傳論」與「語言連續性理論」的基礎上提出「洪水論」(flood theory),這個理論觀點將語言競爭(或戰爭)所造成的語言地盤變動比喻為大雨之後爆發的山洪。當山洪爆發,低窪地區首當其衝先被淹沒,且被洪水淹沒的面積還會隨著山洪持續爆漲而逐步擴大,洪水淹沒的深度高低即代表影響程度大小,最後沒被山洪淹沒之處僅剩高地。「洪水論」相當適合用來說明本研究所發現的東勢大埔腔在卓蘭地區的語言連續性擴散現象,如圖 5 所示。圖形正中央的實心點為東勢大埔腔客語,同心圓的外擴方向是由南向北,符合卓蘭地區的開發是由南向北進行,由大安溪的河埔地逐步往卓蘭的丘陵地、山地推進。同心圓的漸層顏色代表東勢大埔腔的影響力大小,越黑代表影響力越大,離東勢越遠影響力就越小,顏色也就越淺,而東勢大埔腔就是「洪水論」中爆漲的山洪。



東勢大埔腔客語

圖 5 東勢大埔腔在卓蘭地區的語言擴散示意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就卓蘭鎮各個客家方言小稱詞形成方式而論,卓蘭四縣腔位於圖 5 的最外側山地,相當於「洪水論」裡的高處,所以幾乎沒有受到東勢大埔腔的影響(僅 6.3%),主要還是與苗栗四縣腔相同,以後接小稱詞綴[e³¹]的方式來形成小稱詞。卓蘭海陸腔則位於圖 5 的淺灰色地帶(丘陵地),因而它受到東勢大埔腔的影響比位於深灰色地帶(河埔地)的卓蘭大埔腔、卓蘭饒平腔來得小一些,但如表 5 所示,也仍有 70.1%

的高比例。至於位於深灰色地帶的卓蘭大埔腔與卓蘭饒平腔,因為離東勢大埔腔最近,且分布在卓蘭鎮的精華區,對外交通便利,往來人數眾多,所以無庸置疑受到東勢大埔腔的影響程度最大,比例分別為 79.3%與 87.4%。總之,不論是地貌樣態、地勢高低或是離東勢的遠近,「洪水論」均可解釋東勢大埔腔小稱詞形成方式在卓蘭鎮各個客語腔調的語言擴散現象。²¹

(四)大埔客家話的強勢:從臺中盆地的開發與移民談起²²

事實上,語言變化並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從本研究的調查結果來看,卓蘭 饒平腔與海陸腔的小稱詞形成方式已與東勢大埔腔完全相同,若不是以單音節詞根 語素帶本調的形式出現(此時並非小稱詞),就是以單音節詞根語素帶[24]小稱調的 形式出現。卓蘭鎮內這兩個客語腔調已與中壢/新竹饒平腔及竹東海陸腔有著極大 差異,後兩者主要還是以後接小稱詞綴[e⁵³]或[ə⁵⁵]來形成小稱詞。由此可見,在小稱 詞的形成方式上,東勢大埔腔對於卓蘭饒平腔與卓蘭海陸腔的影響已幾乎完成。一 般而言,這種語言變化過程通常須要歷經一段相當長的語言接觸才能達成,而且客 語大埔腔當時也應極為強勢才得以影響或改變其他客語腔調,亦即它必須是「洪水 論」中那股持續爆漲的山洪才行。事實上,圖 5 所顯示的語言擴散不一定只體現在 當代,更可能過去的二、三百年間持續的結果,因為卓蘭地區的開發早在清代初期 就已展開,臺灣中部地區的開發史可以為此提供一些印證。廣東省大埔縣的客家移 民在這個區域的開發過程中扮演著絕對的主導角色,當時的開墾大戶多為廣東省大

²¹ 有位審查人指出,是否有其他的語言接觸變化可以支持本研究運用「洪水論」所形成的觀點?由於與卓蘭客家話相關的研究文獻相當少,對此問題很難提出一個全面性的說明。目前為止,僅有徐瑞珠(2005)曾探討苗栗四縣腔、卓蘭饒平腔、卓蘭大埔腔(其研究稱為卓蘭混合腔)與東勢大埔腔的語言接觸影響,但是該研究並未調查卓蘭四縣腔與海陸腔。該研究調查結果顯示,卓蘭大埔腔與卓蘭饒平腔在部分聲母及韻母、小稱詞、借詞等方面受東勢大埔腔影響很深。該研究的結論可以支持本研究運用「洪水論」所形成的觀點,特別是在最接近東勢客家話的深灰色區域。

²² 有關大臺中地區的開發,可以參閱陳炎正先生所主編的一系列鄉鎮志,如《東勢鎮志》、《石岡鄉志》、《潭子鄉志》、《豐原市志》、《大雅鄉志》、《神岡鄉志》、舊臺中縣文化局所出阪的《中縣文獻》,以及洪敏麟(1984a、1984b)、呂順安(1994)、溫振華(1994)、施添福(1995)、林聖蓉(2008)、洪麗完(2012)等。

埔人氏,而其所形成的「頭家語言」更是眾人爭相仿傚學習的溝通工具,本研究於第1節時已簡要介紹卓蘭地區的開發,以下將透過臺中盆地的開發史來說明,大埔客家話以往的強盛足以成為「洪水論」中那股強大的山洪。²³

清朝收復臺灣後依施琅之議,於清康熙 23 年 (1684)頒布漢人「渡臺禁令」²⁴,禁令的施行對客家人遷臺影響甚鉅,因此造成閩南人渡海來臺時間比客家人早,人數上亦比客家人多。由於閩南人遷臺時間比客家人早,加上閩南文化本身就屬海洋文化,因此閩南人很早就完成臺灣西部沿海平原的開發,以致後續渡海來臺的客家人只好往近山的丘陵地持續開墾,臺灣中部地區的開發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展開的。根據吳中杰(1999)的調查,大埔客家人對於臺灣中部的開發遍及中、彰、投、雲等縣市,後續更有少量移民擴及至臺灣北部(臺北縣市)與南部(嘉義、臺南)。²⁵今日的臺中市石岡、東勢、新社、豐原、潭子、神岡等地在漢人進入開墾之前仍是「榛狉未啟,草萊遍地,先住民稱之為『阿河巴』即草埔之意」(陳炎正,2000:4),直到雍正年間客家人陸續到來後,臺中盆地的開發才有新的局面。

東勢、石岡、新社三鄉鎮在清代幾乎全數為客籍入墾;其成員複雜,東勢鎮計有大埔張、劉、曾、何、巫、廖,饒平劉、詹、林,豐順張、馮、羅、陳,蕉嶺徐、賴、戴;陸豐田、彭等家族入墾。該區少數福建移民也多來自永定(胡、魏、蘇)、南靖梅林(魏)、平和大溪(江),容屬客籍……。雖然祖籍來源分歧,但以潮州府大埔、饒平、豐順為主(吳中杰,1999:26)。

²³ 這種在過去臺灣中部移墾過程中,客家方言受其他強勢方言影響而改變的情形也可見諸於分布於彰化員林、永靖、埔心、田尾等諸鄉市鎮的饒平客家話。目前,這些地方的饒平客家人受到閩南人的影響已幾乎完全被「福老化」,幾乎已無人會使用饒平客家話,饒平客家話僅可從殘留的親屬稱謂、數字、地名等裡偶爾聽聞(羅肇錦,2000:90-100;邱彥貴、吳中杰,2001:58-60;劉還月,2001:175-214;彰化縣文化局,2005)。

^{24 「}渡臺禁令」的內容有三點,以第三點對客家人渡海來臺的影響最大。一,欲渡船臺灣者,先給原籍地方照單,經分巡臺廈兵備道稽查,依臺灣海防同知審驗批准,潛渡者嚴處。二,渡臺者不准攜帶妻兒家眷,業經渡臺者,亦不得招致。三,粵地屢為海盜淵藪,以積習未脫,禁其民渡臺。陳運棟(1978:69)《客家人》一書中寫到,「有人說這是出於施琅的私怨。施琅是福建省晉江縣人,他跟先當海盜後來幫助鄭(指鄭成功)軍的潮州地方客家人作戰,吃了不少苦頭。」

²⁵ 有關大埔客在臺灣其他地方之移墾,可參閱洪麗完(2012),該報告最後並附有一張以「大埔」為地名的臺灣地圖。

雖然臺中盆地開發初期可謂是客家人的天下,但後來受到閩南人不斷入墾,大都已被同化為「福老客」,目前東勢、石岡、新社、和平(谷關以西)四鄉鎮是臺中目前僅存的大埔客語區。根據上方引文所述,雖然此區內客家祖籍複雜,但這四鄉鎮所使用客家話差異極小(羅肇錦,2000:89)。另外,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調查房課在昭和元年(1926)的《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顯示,就臺中地區各街庄客籍人數調查而言,客籍人數比例由高至低,前四名分別為:石岡庄(95.71%)、新社庄(95.52%)、東勢庄(93.40%)、豐原街(57.05%)。若以客家人的籍貫再區分,潮州府籍客家人主要分布在東勢庄最多(31.29%),其次是石岡庄(20.32%)、豐原街(19.03%)、新社庄(14.19%),四街庄合計佔84.83%,為潮州籍客家人主要分布的街庄。嘉應州籍客家人主要分布在東勢庄最多(36.14%),其次是豐原街(14.36%)、北屯庄(11.88%),內埔庄(10.40%)。另有汀州、惠州籍客家人分布於大臺中地區(溫振華、池永歆,2001:1-3)。

由上方數據可知,石岡、東勢、新社、豐原等地的開發與客家人的關係密不可分,特別是來自廣東省潮州府大埔縣的客家人,遷移至此後紛紛組成開墾大戶,大規模招募同鄉墾佃,其中又以張達京家族的勢力最為龐大。例如,張達朝(張達京之胞兄)於雍正年間「開墾棟東上下堡²⁶水田,並在此招募潮州大埔縣鄉親墾闢,張氏為收大租,興建大倉庫收集各佃戶米穀,代繳清廷田賦。後於頭家厝(今頭家村)建築祖祠,聚族而居,頗稱富盛。頭家厝之名乃因達朝等人居此,諸社番佃人稱之為頭家,因名為頭家厝」(張勝彥,1989:114)。²⁷莊序平(1984)《赤山張氏族譜》亦記載:「達朝,字承祖,歲貢生,雍正十二年甲寅與弟達京、達標渡海來台,墾揀

²⁶ 棟東上、下堡分別為臺灣中北部自清領時期至日據初期的行政區劃。棟東上堡的範圍包括今日臺中市東勢、石岡、神岡、豐原、潭子、西屯等區及苗栗縣卓蘭鎮南部。棟東下堡的範圍則為今日臺中市大雅區、西屯區、南屯區、北區、北屯區西部、西區西部及烏日區西北部的一小部分。

²⁷ 洪敏麟(1984b:95)對於「頭家厝」地名由來則有不同看法,他認為該地名由來係該處有林姓大地主之宅邸,「按(這)一帶在雍正乾隆年間,有大批詔安縣林姓移民來墾。今中山路一段二九四號有『林家古厝』,係林氏先祖林秋原,咸豐元年所建,該屋頗為宏偉,佔地數千坪,雙護龍三合院式,前院有大池塘,遍植荔枝樹。」

東下堡,建居頭家厝,譜稱頭家厝房。」²⁸由此可知,此時的開發已經進入了今日卓蘭鎮的南部(當時屬栜東上堡之範圍)。除「頭家(指墾首張家)厝」,尚有「大埔厝」地名(羅肇錦,2000:85)。

臺中盆地的開墾功勞最大者非張達京莫屬。張達京為廣東省潮州府大埔縣高陂鎮赤山人,弱冠之年來臺行商。清康熙 50 年(1711),臺灣中部平埔族岸裡社原住民受瘟疫侵襲,死傷者眾,張達京因精通醫術,以草藥為平埔族人治病,救人無數,因而受到社人擁戴,擔任岸裡社第一代總土官(即總頭目)的阿莫(或稱阿穆)妻之以女,其餘諸社頭目亦以女妻之,張達京共得六番女為妻,故有「番仔駙馬」稱號。由於清代客家人入墾平埔族的固有領域,番漢紛爭時有所聞,因此清朝需要一位有能力擔任居中協調角色的人,因此身為岸裡諸社駙馬的張達京遂被任命為岸裡社第一任理番通事,他是介於清朝官方以及臺灣居民之間一位特殊時代的角色,負責平定紛爭與土地開發,協助清朝政府穩固臺灣中部局面與統治基礎。陳炎正(2000:9)提及「當康、雍間,生番時常擾亂滋事,張氏與土官三代,平定不少亂端,乃於雍正3年,被首任為岸裡大社之理番通事,在通事任內三十餘年間,鑿水圳以開發土地,教導先住民耕作,為今日的台中平原塑造了一個農業雛形。」由於當時開墾面積逐漸增加,因此出現灌溉水源不足的問題,於是由張達京出面籌組「六館業戶」,並與岸裡番社協議「割地換水」。

台灣中部開發最具歷史意義的一年——雍正十年。是年,張達京與岸裡社番訂立墾約,邀同漢人組成六館業戶,大事開墾。而早在雍正初年,張氏即著手擘劃拓墾,先鑿下埤,引進大甲溪水灌溉岸裡社附近田地,並自出資九千三百兩銀,以十分之二圳水歸番灌溉,漢人在早期開發中以割地換水方式,而取得土地使用權,可說是一種最理想的模式。自從張達京與岸裡社訂立墾約以及組成六館業戶以來,棟東堡一帶地區,盡被拓墾,至此岸裡社土官潘家一族其殷盛富足之情形,儼然是一個小王國,而與當時「大肚番王」,正可爭相比美(陳炎正,2000:9)。

²⁸ 有關張達京家族族譜研究與張達京生平分析,請參閱陳炎正(2007)與吳國聖(2013)。

據乾隆五十六(1791)四月初二日,臺灣北路理番分府金教給潘士興之「嚴禁覬覦社課番租諭示」引土官潘敦仔之子潘士興稟文云:「奈番不諳耕種,隨招漢通事張達京即張振萬招墾成田」。……惟張圳「水源不足」,未能使全域水田化,是以張達京與諸社番眾商議出「割地換水」之法,請到六館業戶,取出工本,募工再開築樸仔籬口大埤。

張達京既為「在場通事」,簽約行為之監督者,同時又是「招請人」,亦即番 地拓墾權轉移之「中間人」,同時又為六館之首張振萬墾戶之主人,亦即番地 移轉之「承受者」。在一份合約書上,通事張達京同時扮演著三種不同之角 色,其影響力之大,由此可知……(陳炎正,2003:76-77)。

所謂「六館業戶」是指開闢臺中平原的六戶「墾首」,以張達京為首,召集陳周文、秦登鑑、廖朝孔²⁹、江佑金、姚德心等人合組而成,共同開發大甲溪水利,同時出資從樸仔籬口修築大埤(上埤),當時約定將公圳汴內之水分作十四分,六館各得其二,剩下兩分歸番灌溉。「割地換水」是指社番若要使用到水圳,則必須按比例讓出所屬土地,在此同時張達京也招募大量漢佃來耕種從社番手中所得來的土地,這促使社番土地逐步轉移至漢人手中開墾,由於漢人的大量入墾,原住民的生活空間被極端壓縮,最後只好退回苗栗三義鯉魚潭祖居地,或流亡至今南投埔里(邱彥貴、吳中杰,2001:52)。

上方引文也充分顯示出張達京這個通事角色的重要,在合約書簽定中同時扮演球員、教練兼裁判的三重角色,然而也因為割地換水策略的成功(但此作法最後卻演變成漢人侵占原住民土地的不光明手法),因此「受張達京吸引而來的潮籍客家人,自神岡、豐原、潭子、石岡、東勢以迄新社沿線,大量形成客家聚落」(許文彬,1998:16),同時也奠定了當時大埔客家話在臺中盆地開墾時的強勢語言地位。邱彥貴、吳中杰(2001:52-53)也談及:

由於他(係指張達京)是大埔縣人,所招募的同鄉佃戶也特別的多,這使得台中的豐原、東勢地區成了全台大埔客家移民最密集、分布最廣的區域。除

²⁹ 廖朝孔為詔安官陂客家人,由於其擅長水利、開鑿水圳,於是當時被張達京邀請一同前來開發臺中, 也因此成為張達京的得力助手,同時亦為六大「墾戶」之一。

了張氏本身成了遍布這個地區的大家族外,其它如豐原的朱、嚴、尤、連,神岡的劉,潭子的羅、大雅的蔡、朱,霧峰的曾、何、巫,東勢的劉、曾、何、巫、廖、田、吳,石岡的劉、郭、鄭,新社的劉姓等家族都來自大埔。東勢地區的客家話如此地跟台灣其他地方不同,主要就是因為東勢客家話以大埔客話為主幹,再稍後加入其它客語(如饒平話)的成分。

另外,大埔縣客家人對於臺中盆地的開發貢獻亦可見於開發史的記載。例如,羅肇錦(2000:73-84)依據洪敏麟(1984a,1984b)《臺灣舊地名之沿革》共三冊的紀錄中,找出客家人開墾舊臺中縣的紀錄七十則,江俊龍(2003)則又從中找出十四則與大埔客家人有關。再者,從張勝彥(1989)《臺中縣志·卷七·人物志》一書中亦可發現許多重要的大埔籍人士,例如謝道隆、羅揚芬、張達京兄弟、劉啟東父子、劉魯、張麗俊、郭宏烈、朱鴻儀兄弟等。

總而言之,不論是就卓蘭與東勢的語言接觸關係,或是客家人(特別是大埔客家人)在臺中地區的大量移民與開發貢獻,大埔(東勢)客家話在過去絕對有能力扮演「洪水論」中那股強大的山洪,也因此才能影響卓蘭鎮的客家方言,這樣的歷史背景更可說明語言演變並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而是在漫漫的歷史洪流中,在適當的時空環境裡逐步完成。更重要的是,卓蘭地區開發更是由東勢地區的大埔客家人開始展開,因此大埔客家人對於臺中盆地的開發與移民足以成為卓蘭鎮客家方言語言演變(至少就本研究所探究的小稱詞而言)的強力旁證。

六、結語

本研究探討卓蘭鎮各個客家方言小稱詞的形成與變異,調查結果顯示除卓蘭四縣腔以外,其他的卓蘭客語腔調都受到東勢大埔腔的影響,小稱詞的形成方式都已向東勢大埔腔靠攏,而且受影響的程度都不低。換言之,卓蘭大埔、饒平、海陸等客語腔調與東勢大埔腔相同,均以單音節詞根語素兼帶[24]小稱調的方式形成小稱

詞。最為特別的是,卓蘭饒平腔與海陸腔的小稱詞形成方式已迥異於桃園/新竹饒平腔與竹東海陸腔,這是學術界首次對此議題的具體發現,也是本研究主要貢獻所在。更重要的是,本研究將研究結果與語言擴散理論相互結合,利用「波傳論」與「洪水論」的觀點,同時搭配卓蘭地區的地形與開發,來解釋東勢大埔腔由南向北的語言擴散。最後,本研究也回顧過去臺中地區的開發史與移民史來說明大埔客家人對於開發臺灣中部地區的貢獻,從旁證明大埔客家話在過去的二、三百年間是臺灣中部最強勢的客家語言,絕對足以成為「洪水論」中那股持續爆漲的山洪。30

³⁰ 這種因為方言接觸而對小稱詞形成造成影響的例子也見於雲林的詔安客家話。詔安客家話的先民從福建西南部,清朝時屬彰州府管轄的南靖、平和、雲霄、詔安等地遷移至臺灣,目前分布在雲林縣二崙、崙背、西螺等地。根據陳秀琪(2002:136-138),詔安客家話小稱詞綴為[tsu³1]「子」,但四縣客家話後接小稱詞綴[e³1]的小稱詞,在詔安客家話中卻已大多不用後接「子」綴(如蚊、豬、雞等),甚至有些受到閩南語影響而轉用[a³1](例如:杯子[eu²4 a³1])。據此,若與四縣客家話做對比,詔安客家話小稱詞的形成方式面對著三種可能,一為後接原始[tsu³1]綴,二為不加任何後綴,三為後接[a³1]綴,但各種可能的實際情況為何值得後續進一步調查。事實上,當弱勢方言與強勢方言接觸時,語言變異實屬正常,但變異的方向與程度的大小均須透過後續深入研究方能得知。

徵引文獻

近人論著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方言調查字表(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朱曉農:〈親密與高調——對小稱調、女國音、美眉等語言現象的生物學解釋〉, 《當代語言學》6:3(2004.7),頁 193-222、285。

朱曉農:〈歷史音系學的新視野〉、《語言研究》26:4(2006.12),頁31-42。

江俊龍:《臺中東勢客家方言詞彙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6。

江俊龍:《兩岸大埔客家話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3。

江俊龍:〈論東勢客家話特殊 35 調的語法功能、性質與來源〉,收入中華民國聲韻學學會主編:《聲韻論叢》第 14 輯,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6,頁 139-161。

*江敏華:《臺中縣東勢客語音韻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1998。

何鳳驕主編:《臺灣省參議會資料彙編:行政區域規劃》,臺北:國史館,2001。 吳中杰:《臺灣福佬客分布及其語言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 系碩十論文,1999。

吳中杰:《大埔客家話與其周邊方言關係研究》,臺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 題研究結案報告,2009。

吳國聖:《清代開墾臺灣的重要客家人物:廣東省大埔縣張達京家族族譜之研究》, 新北: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結案報告,2013。

呂晶晶:〈社會篇〉,收入陳運棟總編纂:《卓蘭鎮志》中冊,苗栗:苗栗縣卓蘭鎮 公所,2014,頁 783-872。

呂順安:《臺中縣鄉土史料》,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

呂嵩雁:《臺灣饒平方言》,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十論文,1993。

李榮主編,黃雪貞編纂:《梅縣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

林文進:《水果之鄉:卓蘭鎮》,苗栗:苗栗縣政府,1996。

林聖蓉:《從番界政策看臺中東勢的拓墾與族群互動(1761-1901)》,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十論文,2008。

邱彥貴、吳中杰:《臺灣客家地圖》,臺北:城邦集團貓頭鷹出版事業部,2001。

邵慧君:〈廣東茂名粵語小稱綜論〉,《方言》4(2005.11),頁337-341。

客家委員會:《105 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調查研究報告》,新北:客家委員會, 2016。

客家委員會:《饒平大埔詔安客語辭典》,《客家雲》網站,網址:https://cloud.hakka. gov.tw/details?p=%20360。

施添福:〈清代臺灣岸裡地域的族群轉換〉,收入潘英海、詹素娟主編:《平埔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5,頁301-332。

施添福:〈清代臺灣北部內山地域社會(一)——以單蘭埔為例〉,《臺灣文獻》55: 4(2004.12),頁 144-209。

洪惟仁:〈臺灣的語言地理:不連續分布的解釋〉,發表於「首屆中國地理語言學 國際學術研討會」,北京:北京語言大學,2010.11.21-22。

*洪惟仁:〈台灣的語種分布與分區〉,《語言暨語言學》14:2(2013.1),頁 315-369。

*洪惟仁:〈語言分布發展的擴散論與類型論〉,《語言暨語言學》16:5(2015.7), 頁 639-661。

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一冊》,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4a。

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下)》,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4b。

洪敏麟、陳炎正、溫振華、李南海、張美孋、戴寶村撰,洪慶峰總編輯:《臺中縣 大甲溪流域開發史》,臺中: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89。

洪麗完:《族群與聚落:臺灣中、南部大埔漢人移墾活動之比較研究(1700-1900)》,

新北: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結案報告,2012。

范文芳:〈竹東腔海陸客語之語音現象〉,《語文學報》3(1996.6),頁 215-237。

徐貴榮:《臺灣桃園饒平客家話研究》,新竹:國立新竹師範學院臺灣語言與語文

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徐貴榮:〈變遷中的方言——以臺灣饒平客話為觀察對象〉,《新生學報》11(2013.3), 百 15-36。

徐瑞珠:《苗栗卓蘭客家話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語言及教學研究 所碩十論文,2005。

徐嘉駿:《卓蘭鎮客家話聲調之聲學分析》,苗栗: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涂春景:《苗栗卓蘭客家方言詞彙對照》,臺北:客家雜誌社,1998。

張屏生:《紙寮窩饒平腔客家話語彙初集》,未刊稿,1997。

張屏生:〈東勢客家話的超陰平聲調變化〉,收入中華民國聲韻學學會、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主編:《聲韻論叢》第8輯,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9,頁461-478。

張屏生:《臺灣地區漢語方言的語音和詞彙》第3冊,臺南:開朗雜誌,2007。

張屏生:〈臺灣苗栗縣卓蘭鎮當地閩南話和客家話雙方言接觸現象分析〉,收入莊 英章、簡美玲主編:《客家的形成與變遷》,新竹:交大出版社,2010,頁 545-572。

張美娟:《新竹饒平客語詞彙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碩士論 文,2010。

張勝彦:《臺中縣志·卷七·人物志》,臺中:臺中縣政府,1989。

教育部:《客家語拼音方案使用手冊》,臺北:教育部,2012。

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網站:http://hakka.dict.edu.tw//hakkadict/index. htm。

曹志紜:〈南部吳語的小稱〉、《語言研究》3(2001.7)、頁33-44。

* 曹逢甫、李一芬:〈從兩岸三地的比較看東勢大埔客家話的特殊 35/55 調的性質與

來源〉、《漢學研究》23:1(2005.6),頁79-106。

曹逢甫、劉秀雪:〈閩南語小稱詞的由來——兼談歷史演變與地理分布的關係〉, 收入中華民國聲韻學學會、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聲韻論叢》第 11 輯,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頁 295-310。

- *曹逢甫、劉秀雪:〈閩語小稱詞語法化研究——語意與語音形式的對應性〉,《語言暨語言學》9:3(2008.7),頁629-657。
- *曹逢甫:〈語法化輪迴的研究——以漢語鼻音尾/鼻化小稱詞為例〉,《漢語學報》 2(2006.5),頁 2-15、95。

莊序平:《赤山張氏族譜》,臺中:中華民族譜系研究中心張氏族譜編纂委員會, 1984。

莊初昇:《粤北土話音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許文彬:《臺中縣豐原區古蹟巡禮暨史料彙編》,臺中:臺中縣古風遊藝學會,1998。

許滿顯:〈水果篇〉,收入陳運棟總編纂:《卓蘭鎮志》中冊,苗栗:苗栗縣卓蘭鎮 公所,2014,頁 581-632。

*郭中:〈論漢語小稱範疇的顯赫性及其類型學意義〉,《中國語文》2(2018.3),頁 163-176、255。

陳秀琪:《台灣漳州客家話的研究——以詔安話為代表》,新竹:國立新竹師範學 院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陳炎正:《葫蘆墩圳開發史》,臺中:臺中縣葫蘆墩文教協會,2000。

陳炎正:《臺中史話》,臺中:新廣莊文史工作室,2003。

陳炎正:《臺中開發先驅:張達京》,臺中:臺中縣文教協會,2007。

陳運棟:《客家人》,臺北:聯亞出版社,1978。

陳運棟:〈歷史篇〉,收入陳運棟總編纂:《卓蘭鎮志》上冊,苗栗:苗栗縣卓蘭鎮 公所,2014,頁49-192。

陳運棟總編纂:《卓蘭鎮志》,苗栗:苗栗縣卓蘭鎮公所,2014。

麥耘:〈廣州話的特殊 35 調〉,收入詹伯慧主編:《第二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

- 集》,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0,頁67-71。
- 麥耘:〈廣州話的語素變調及其來源與嬗變〉,《音韻與方言研究》,廣州:廣東人 民出版社,1995,頁 241-282。
- *彭美慈:《臺灣卓蘭饒平客語音韻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
 - 黃基正:《臺灣省苗栗縣志·卷二·人文志·氏族篇、語言篇》,苗栗:苗栗文獻 委員會,1969。
 - 黃雪貞:〈梅縣客家話的語音特點〉,《方言》4(1992.12),頁275-289。
 - 黃鼎松:《苗栗的開拓與史蹟》,臺北:常民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
 - 楊宗穆:《卓蘭地方的拓墾與聚落發展(1790-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2001。
 - 楊宗穆:〈清代卓蘭地方的拓墾與族群關係〉,收入賴澤涵主編:《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02,頁 161-221。
 - 溫振華、池永歆:《中縣文獻·第八期:臺中縣客家族群專輯》,臺中:臺中縣文 化局,2001。
 - 溫振華:《清代東勢地區的土地開墾》,臺北:日知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4。
 - 董忠司:〈東勢客家語音系統略述及其音標方案〉,收入曹逢甫、蔡美慧主編:《客家語研討會論文集》,新竹:國立清華大學,1994,頁19-1-19-17。
 - 詹伯慧、張日昇主編:《珠江三角洲方言詞匯對照》,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8。
 - 詹伯慧、劉陶天、張百城、張勇、許時烺、詹順之、許金招、鄧開頌:《饒平客家 話》,廣州:廣東饒平客屬海外聯誼會,2003。
 - 詹伯慧主編:《漢語方言及方言調查》,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 詹連昌:〈地理篇〉,收入陳運棟總編纂:《卓蘭鎮志》上冊,苗栗:苗栗縣卓蘭鎮 公所,2014,頁 195-344。
 - 雷容:〈漢語小稱的語義演變機制〉、《漢語學報》2(2017.5),頁89-94。
 - 彰化縣文化局:《彰化縣客家族群分布調查》,彰化:彰化縣文化局,2005。

- 趙元任著,丁邦新譯:《中國話的文法》,香港:中文大學,1980。
- 趙冬梅:〈關於小稱的基本認識〉,《語文學刊》2(2002.4),頁52-55。
- 劉英享:〈再探東勢客家話 35 調的性質與歷史來源〉,新竹: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班學科考論文,1999。
- 劉還月:《臺灣客家族群史·移墾篇》上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
- 蔡佩芸:《罩蘭 Talan 客家人的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論文, 2001。
- 鄭明中:〈中塞式小稱在喉塞化小稱發展過程中的過度角色〉,《中山人文學報》26 (2008.12),頁 129-142。
- *鄭明中:〈卓蘭饒平客家話小稱詞調查研究〉、《臺灣語文研究》13:1(2018.4), 百1-52。
 - 賴文英:《區域方言的語言變體研究:以桃園新屋客語小稱詞為例》,新竹: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
 - 賴文英:〈大埔客語特殊 35 調來源的內外思考〉,收入羅肇錦、陳秀琪主編:《客語千秋:第八屆國際客方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等,2010a,頁 353-364。
- *賴文英:〈臺灣海陸客語高調與小稱的關係〉,《漢學研究》28:4(2010b.12),頁 295-318。
 - 賴淑芬:《臺灣南部客語的接觸演變》,新竹: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2。
 - 錢惠英:〈屯溪方言的小稱音變及其功能〉、《方言》3(1991.10),頁200-203。
 - 錢曾怡:〈論兒化〉,《漢語方言研究的方法與實踐》,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百 61-84。
 - 羅月鳳:〈臺灣台中縣東勢鎮福隆里「饒平語」再探〉,發表於「第三十八屆國際 漢藏語學術研討會」,廈門:廈門大學,2005.10.28-31。
 - 羅肇錦:《客語語法》,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

- 羅肇錦:〈從臺灣語言聲調現象論漢語聲調的演變的幾個規律〉,發表於「臺灣語言發展學術學術研討會」,新竹:國立新竹師範學院,1997.6.6-7。
- 羅肇錦:《臺灣客家族群史·語言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0。
- 羅肇錦、劉增榮等編纂:《重修苗栗縣志·卷六·語言志》,苗栗:苗栗縣政府, 2007。
- 蘇軒正:《大埔、豐順客家話比較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0。
- 饒平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饒平縣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
- [日]平田昌司:〈「小稱」與變調〉,《Compu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21(1983.2),頁 43-57。
- Jurafsky, Daniel, "Universal Tendencies in the Semantics of the Diminutive," *Language* 72.3 (1996), pp. 533-578.
- Ohala, John J., "An Ethological Perspective on Common Cross-language Utilization of F0 of Voice," *Phonetica* 41(1984), pp. 1-16.
- Ohala, John J., "The Frequency Code Underlies the Sound-symbolic Use of Voice Pitch," in *Sound Symbolism*, ed. John J. Ohala, Leanne Hinton and Johanna Nichols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325-347.
-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Ang Ui Jin, "The Distribution and Regionalization of Varieties in Taiwan"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4.2 (Jan. 2013), pp. 315-369.
- Ang Ui Jin, "Theories of Diffusion and Classification in Spatial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6.5 (Jul. 2015), pp. 639-661.
- Cheng Ming Chung, "A Survey of the Diminutive in Zhuolan Raoping Hakka," in *Journal of Taiwanes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13.1 (Apr. 2018), pp. 1-52.
- Chiang Min Hua, *Tai Zhong Xian Dong Shi Ke Yu Yin Yun Yan Jiu* [Aspects of the Phonology of Tungchi Hakka Language] (Taipei: Master thesi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998).
- Guo Zhong, "The Mighty Category of Diminutive in Chinese from a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in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 (Mar. 2018), pp. 163-178.
- Lai Wen Ying,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High Tone and Diminutive in Hailu Hakka Dialects in Taiwan," in *Chinese Studies* 28.4 (Dec. 2010), pp. 295-318.
- Peng Mei Tzu, *Tai Wan Zhuo Lan Xiao Ping Ke Yu Yin Yun Yan Jiu* [A Study on the Phonology of Raoping Hakka in Zhuolan, Taiwan] (Taipei: Master thesi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007).
- Tsao Feng Fu & Li Yi Fen, "The Properties and Development of Da-pu Hakka 35/55 Tones in Various Reg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in *Chinese Studies* 13.1 (Jan. 2005), pp. 79-106.
- Tsao Feng Fu & Liu Hsiu Hsueh, "Correspondence of Form and Meaning i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Min Diminutiv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9.3 (Jul. 2008), pp. 629-657.
- Tsao Feng Fu, "On Grammaticalization Cycle," in *Chinese Linguistics* 2 (Jul. 2006), pp. 2-15.
- Zhu Xiao Nong, "Intimacy and High Pitch" in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6.3 (Jul. 2004), pp. 193-222.